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羣書句解卷五

宋 熊節 撰

熊剛大 註

賦

賦者所以諷詠情性也

拙賦

此篇言人之巧於用智不如拙於守己者之有德也

濂溪先生

或謂予曰或人語人謂予拙人皆言汝拙予曰我云巧竊所恥也巧者乃私竊自愧也且患世多巧也又且患一世人多為巧累喜而賦

之喜我之拙而形諸賦詠

巧者言巧者求工於言語故言拙者默拙者其言不出諸口故默巧者勞巧者役於智慮故勞拙者逸拙者澹然無為故逸巧者賊巧者汩於人慾圖以害人故賊拙者德拙者安於天理惟知守己故德巧者凶巧者計窮智屈終乃取凶之道拙者吉拙者去智任真終乃獲福之道嗚呼歎語天下拙使天下之人皆拙刑政徹則各安其理不麗於法刑以糾其為非政以正其不及皆可徹去上安下順君安其治民順其化風清弊絕風俗肅清百弊盡絕

白鹿洞賦此篇歷寫書院廢興之由本朝尊顯表章之盛也　文公先生

白鹿洞賦者（白鹿洞中之賦詠）洞主晦翁之所作也（洞之主朱氏字晦翁者所製也）翁既復作書院洞中（翁既復創立書院於洞中）又賦其事以示學者（又詠興廢之迹以曉學者）其詞曰（其言曰）

承后皇之嘉惠（蒙皇帝之恩澤）宅廬阜之南疆（廬阜南康軍也守南康之疆土）閔原田之告病（適天時亢旱高仰之田告病予甚閔焉）惕農扈之非良（傷無良農以墾治之扈亦農也扈音戶）粵冬孟之既望（於十月十五已後）夙余駕乎山之塘（早駕我車行視陂塘）徑北原以東騖（直由北原而東往觀之騖音務）橫陟李氏之崇岡（升陟李渤隱居之高岡阜）揆厥號之所繇（揆度其名之所自）得

頹址於榛荒得頹敗基地於草莽中清江記云晦菴尋訪之初得樵者指言其處曰昔山人之隱處謂往日山人李渤隱居於此至今永久而流芳今經隔已久猶流傳芳名自昇元之有土自南唐李主昇元間立洞於此土始變塾而為庠方始改家塾而為黌庠蓋舊為一家私淑之地今為鄉閭共學之所矣儼衣冠而弦誦儼然士子之衣冠琅然士子之弦誦紛濟濟而洋洋紛雜其中濟濟其儀洋洋其聲濟濟整肅貌言衣冠洋洋聲響貌言絃誦在叔季之且然於南唐叔末之世且如此矧休明之景運況天開國家光明之運皇穆穆以當天太宗皇帝尊臨大位穆然深遠一軌文而來混天下車軌文書方混合於一念敦篤於化原他務未遑首以敦厚教化之原為念

乃搜剔乎遺遯遂搜羅剔刮前代遺逸之遯跡剔音惕盼黄卷以置郵因江州守臣周述之請賜九經於鹿洞就逓郵發下盼與頒同廣青衿之疑問使學士誦讀以質疑問難樂菁莪之長育樂得英才而教育如在沚之莪菁菁其盛拔儁髦而登進拔擢其俊秀者登而用之逮繼照於咸平及真宗繼離之明咸平年間又增修而罔倦又增葺之崇化之意罔有所遺旋錫冕以華其歸未幾賜孫冕以榮其歸琛以肯堂而詒孫其子琛亦能繼父志肯堂宇於前詒孫謀於後皇祐五年冕子郎中即學之故址為庠榜曰書堂俾子弟居而學四方來者亦給其食琛丑林反孫去聲悵茂草於熙寧傷悼神宗時又荒廢不治廬山記云熙寧中已鞠為茂草矣尚茲令其奚論及今尚何言哉天

既啓予以堂壇然因行視陂塘樵者指教若天開示我以舊日書堂之壇友又訂予以册書朋友又訂證我以故迹清江記云公建立鹿洞之初劉子澄亦裒集故實來寄訂丁定反謂此前修之逸迹言此乃前哲隱逸之遺迹也復闕我聖之宏橅亦闕係前朝所創之規橅橅亦作模亦既震于余衷亦既震動於吾之心乃謀度而咨諏於是更與寮屬商度入聲諏子須反尹悉心以綱紀令尹盡心以經畫白鹿洞書院記初建之日屬星子縣令王仲傑董其事吏竭蹷而奔趨公吏竭力奔走效役士釋經而敦事士子暫輟經籍來相工役工殫巧而獻圖匠人盡智以獻其所創屋圖曾日月之幾何曾歷日月之未久屹夏屋之渠渠屹然大屋之落成山葱龍

而遶舍（山青環而遶屋）水汩漩而循除（水流緩慢循庭除間漩方伯反）諒昔人之樂此（想李渤之所喜者亦此）羌異世而同符（吾雖與之異世同此心若合符節也羌音匡）偉章甫之峩峩（一時儒冠聞者作興章甫冠也）抱遺經而來集（爭抱遺書雲集此洞）豈顓眺聽之為娛（豈在乎眺望觀聽為樂哉）實覬宮牆之可入（實望道學之門徑可自此入耳覬音冀）愧余修之不敏（自愧吾脩學之不能敏）何子望之能給（何以使汝之望於我者能足乎）矧道體之亡窮（況是道之體散在天地無有窮極亡音無）又豈一言之可緝（豈是一言之間而便可緝續）請姑誦其昔聞（請目誦其舊聞）庶有開於時習（庶幾有以開悟初學時習者）曰明誠其

兩進明無不知誠無不實二者並進則物慾不能惑而實理無不全矣抑敬義其偕立敬是收斂一心義是裁制萬事內外夾持二者偕立允莘摯之所懷允信莘郊伊摯之所懷堯舜君民是所懷也當志伊尹之志謹巷顏之攸執謹守陋巷顏回之所執克己復禮是所執也當學顏子之所學彼青紫之勢榮彼被青紫之人其勢固榮亦何心於俛拾但志於道義則功名不足重又何意俛首而取之哉亂曰舉其辭以終之澗水觸石言鹿洞之澗水激觸其石鏘鳴璆兮璆玉磬也鏘鏘其聲如玉磬然璆音求山木苯蕁山木叢生苯音本蕁音撙枝相樛兮枝垂而曲樛居虯反彼藏以脩彼李氏子隱迹於此脩學於此息且游兮既亦休息又且游泳德崇業茂道德之隆學業之盛聖澤流兮聖朝

崇奬之仁澤流行無盡往者弗及往時偶廢置而不及為余心憂兮我心憂之來者有繼兮今方來者能繼其志我將焉求兮吾又將何所求興言及此蓋亦陰喜繼之有人

遂初堂賦此篇言上天賦予萬善充足人當去慾存理以遂其初心　南軒先生

皇降衷于下民兮惟皇上帝降其善於下土之民粤惟其常於惟五常之理猗歟穆而難名兮嗟深遠而難名狀維生之良是為有生仁義之良心翕衆美而具存兮合萬善而俱存於中不顯其光其光明莫此為顯也彼孩提而知愛親兮提孩之童皆知愛其父母豈外鑠繄中藏此理非是由外耀我本具此良

心於中年瞔瞔而寢長兮年華盛而漸長大紛事物之相交紛紛事物
交接吾前非元聖之生知兮苟非是大聖生知之資懼日遠而日忘將恐
習日相遠而性日益亡緣氣稟之所偏兮蓋自氣稟偏而不全横流始夫濫
觴如横流之不可遏始於一盃水之泛溢感以動兮不止外感物欲搖動不息乃厥
初之或戕本然初心戕賊無餘既志帥之莫御志猶將帥既是把握之不力氣
決驟以翺翔氣乃卒徒故決裂馳驟肆為吾擾六情放而昌禦喜怒哀樂好惡
六情放而不收出苟子百骸弛而莫強百骸放弛不能自立自青陽而逆旅
自少年以一身客於天地間暨黃髮以茫茫及年髮黃茫茫莫知歸宿之鄉倘矍然

於中道或能急於半塗以求詣其極盍反求於厥初盍亦反而求之於初心厥初伊何其功如何夫豈遠歟近而非遠彼匍匐以向井見赤子匍匐而入井匍音蒲匐音白我惻隱之拳如我心惻然為之軫憂驗端倪之所發究此端緒之所發見識大體之權輿便知人道之大體根萌于是如寐而聰猶夢而得人喚醒如迷而塗如迷路而得人指示知睨視之匪遐乃知睥睨而視其道不遠乃本心之不渝不越乎本心而已嗚呼嘆辭予既知其然兮吾既審其如此子惟以遂之汝惟有以遂其初心若火始然而泉始達兮是理發見之初猶火之初然泉之始達惟不息以終之惟在運行不息以勉於終焉予視兮毋

流又必予之所視毋流其目予聽兮毋從予之所聽毋順其耳予言兮毋易予之所言毋失之輕予動兮以躬予之所動必反之身惟日反兮于理惟日日以天理自反茲日新兮不窮此德與之俱新其進不已逮充實而輝光及到是德充實於中輝光發見於外信天資而本同則知天性本一極神存而過化極而所存者神無非至妙之理所過者化而無私慾之累亘萬世以常通此理雖至萬世常可通行嗚呼歎辭此羲文之所謂復此伏羲畫易文王彖易以復名卦蓋取其不善之動去仁不遠即復其初而顏氏之所以為萬世道學之宗歟顏氏三月不違仁三月之後雖少離去即復其初所以為百世道學之師

序

序者敘述其事也

春秋傳序

此篇專言春秋一書實天道人道之所自出

伊川先生

天之生民上天之生斯民必有出類之才必有超出倫類之才能起而君長之興起為君而居天下之上治之而爭奪息治之以政而相爭相奪之風以息道之而生養遂道之以德而相生相養之道以遂教之而倫理明教之以義禮而人倫天理之分以明然後人道立三者既全而後人之道賴此以立天道成人道既有所立推之綱維天地之道天之道由此以成地道平地之道咸得其平二帝而上堯舜而上聖賢世出聖賢之君世有其人隨時有作因時而興順乎風氣之宜

各遂風土氣類之所宜不先天以開人道本於天未嘗先天以示乎人不因時而立政治出於一未嘗因時之所尚而為政暨乎三王迭興及禹湯文武相繼而作子丑寅之建正夏用寅月商用丑月周用子月以為正月忠質文之更尚夏之治尚忠殷之治尚質周之治尚文人道備矣人之道至此而全盡天道周矣天之道至此而周備聖人既不復作聖人既不再出有天下者君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縱欲倣古人之遺迹亦私意妄為而已不過以已私意妄有作為安能逮古人耶事之繆事繆亂而不合乎古秦至以建亥為正嬴秦至以建亥為正月非復建子丑寅之道道之悖道爭悖而有戾於古漢專以智力持世炎漢之智力脅持一世非復尚

忠質文之治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又安能知三代之道耶夫子當周之末夫子生於周之末世以聖人之不復作也悼古先聖王之不作興也順天應時之治順天道以建正因時尚而立治不復有也不再見也於是作春秋是以作為春秋一書為百王不易之大法為後世人君不可變之定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是謂證諸三代之王而不謬亂建諸天地而不悖建立於天地而不違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質正於鬼神而無所疑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雖百世之下復有聖人亦不疑惑於是矣先儒之論曰儒先有言游夏不能贊一辭夫子作春秋子游子夏二弟子不能助一語辭不待贅也非不贅也

蓋有所不敢也言不能與於斯耳實非游夏所能與於此斯道也是道之大惟顏子嘗聞之矣惟有顏子嘗聞夫子之語矣行夏之時謂行夏之時以寅月為歲首乘殷之輅輅大車也乘殷之木輅得質之中服周之冕服周之冠冕得文之中也樂則韶舞作樂則用舜之韶舞此其準的也此其準則之所在故學春秋者學者之學春秋必優游涵泳必當從容玩味默識心通默會於心通達此理然後能造其微而後能造其精微之極後王知春秋之義後有王者作能知春秋之大義則雖非禹湯縱其君非禹湯之君尚可以法三代之治猶可以仰法三王之治自秦而下由秦以降其學不傳春秋之學無傳予悼夫聖人

之志我哀夫夫子之心不明於後世也不能暴白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故作此傳以明夫子之心俾後之人使後來者通其文而求其義通春秋之文以求春秋之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得春秋之旨而究春秋之用則三代可復也則三代之治可復還矣

河南程頤正叔序

易傳序

易卦辭周文王所作爻辭周公所作此謂之經猶春秋之正經也彖傳大象小象夫子所作演繹卦辭爻辭之義此謂之傳猶春秋左氏公穀之傳也此篇乃伊川先生注易而自為之序推原先儒失易之意故於傳猶未精後人誦易之言而昧其旨之所在此傳之所以不可不作也

伊川先生

易（易之為義）變易也（因陰陽變易而得名）隨時變易以從道也（隨其時而變易以合乎道）其為書也（故其為此書也）廣大悉備（至廣至大無不該備）將以順性命之理（在天為命在人為性此順其理）通幽明之故（幽則鬼神明則人為此達其事）盡事物之情（事事物物皆盡其蘊）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無非示人先物而啓其幾而成事之理也）其聖人之憂患後世（古先聖人之慮後世）可謂至矣（用心可謂詳且盡矣）去古雖遠（去往古之世雖遼遠）遺經尚存（而聖人之易猶在）然而（轉語）前儒失意以傳言（已前諸儒失易之意而妄形諸言）後學誦言而忘味（後來學者雖誦讀易之言而不知玩味）自秦以下（自亡秦而後）蓋無傳矣（此學

遂無所傳矣予生千餘載之後我生去周之世已千餘年悼斯文之湮晦傷易之文久矣泯沒將俾後人欲使後我而生者沿流而求源譬之水然自流以究其源此傳之所以作也此吾傳易之書不可不作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易之書具聖人之道者有四以言者尚其辭形之於言一本乎易書之辭以動者尚其變形之於動一本於易爻之變以制器者尚其象用之於制作器具一取象於是易也以卜筮者尚其占用之於灼龜以卜揲蓍以筮一占驗於是易也占平聲吉凶消長之理一吉一凶一消一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一進一退一存一亡之道備於辭皆具於卦爻彖象之辭推辭考卦推究其辭稽考其卦可以知變可因

其理之常知其事之變象與占在其中矣象以像告占以知來皆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君子之人靜而察易之象味易之言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動則察易之變而玩其所占之事得於辭得之於言不達其意者有矣而不通其意者有之矣未有不得於辭安有未知其言而通其意者也而能達其旨意者乎至微者理也易之理則至微而難見至著者象也易之象則至顯而易知體用一源微者其體著者其用同出一源顯微無間故體隱而微用著而顯本相融貫間去聲觀會通以行其典禮觀其會聚變通之際以推行其典章禮文則辭無所不備易書言辭之間無有不備者故善學者故能學易之人求言

必自近（探其言辭之奧當求之乎易從容中）易於近者（有忽於此易去聲）非知言者也（非知易之言者）予所傳者辭也（我所作為易傳者盖將達其言也傳去聲）由辭以得意（因其辭而達其言）則在乎人焉（則存乎其人）河南程頤正叔謹序

易序（此篇論易道至廣至大所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大業玩易者不可以淺近求之）

文公先生

易之為書（易經之書）卦爻彖象之義備（曰卦曰爻曰彖曰象其義著明）而天地萬物之情見（大而天地小而萬物其情無不具見於此）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古先聖人之為天下後世慮何其至也）先天下而開其物（先乎天下

而啓乎物之機後天下而成其務後乎天下而成其民之用是故轉語極其數
以定天下之象窮其數則可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
凶明其象則足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其為卦凡六十有四三百八十四爻
其為爻凡三百八十有四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無非順人性命之理盡變化之
道也達陰陽變化之道散之在理散之性命之理則有萬殊人物稟受則有萬不
同統之在道統之變化之道則無二致同出一原初無二致所以易有太
極是以陰陽變易之中有至定極之理是生兩儀則生一奇一耦而為兩儀太極者太極
云者道也即道之謂也兩儀者兩儀云者陰陽也奇為陽耦為陰即陰陽之謂也陰

陽一道也陰陽雖是氣但所以使陰陽之運轉有理為之主道也太極無極也至極之理本無形萬物之生物之生於天地間雖不一負陰而抱陽皆負是陰而抱是陽莫不有太極太極理也無不具此理莫不有兩儀兩儀氣也無不稟此氣絪縕交感理與氣融合交相為感變化不窮生人若物變化無盡形一受其生形體之具一有此生神一發其知精神之發而為此知情偽出焉人情之偽由此而出萬緒起焉萬事之端自此而起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聖人憂之故作為此書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大事也故易者陰陽之道也故易之為言乃陰陽變易之道卦者陰陽之物也卦之為畫有奇有耦乃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

動也〔爻之為義有貞有悔乃陰陽之變也〕卦雖不同〔其為卦雖不同〕所同者奇耦〔奇陽耦陰不能不同〕爻雖不同〔其為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九為陽六為陰不能不同〕是以六十四卦為其體〔所以卦六十四乃其體也〕三百八十四爻〔爻三百八十有四〕互為其用〔交互分布皆其用也〕遠在六合之外〔其至遠在天地四方之外〕近在一身之中〔其至近只在一身之內〕暫於瞬息〔其暫見於一瞬一息之間〕微於動靜〔其微寓於一動一靜之際〕莫不有卦之象焉〔無不有六十四卦之象〕莫不有爻之義焉〔無不有三百八十四爻之義〕至哉易乎〔易之書可謂至矣〕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道極其大而無所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

其用至妙而無不著時固未始有一時雖未始有一定之時而卦未始有定象於卦亦未嘗有一定之象事固未始有窮事固未始有窮盡之時而爻亦未始有定位於爻亦未嘗有一定之位以一時而索卦以一時而求卦則拘於無變是拘於不能變非易也不足以知易之理以一事而明爻指一事而求爻則窒而不通則窒塞而不通非易也不足以知易之理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理知有卦爻彖象四者之義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而不知有卦爻彖象四者之用亦非易也亦不足以知易之理故得之於精神之運故必得於精神之運用心術之動心術之流動與天地合其德至於與天地合德與

日月合其明（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其序（與四時合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與鬼神合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而後方可謂之知易蓋易之道至廣至大不可以淺近求也）雖然（轉語辭）易之有卦（易之有六十四卦）易之已形者也（乃易已形之理）卦之有爻（卦之有三百八十四爻）卦之已見者也（乃卦已見之象）已形而見者（已形之理已見之象）可以言知（可因卦辭爻辭而知）未形未見者（未形之理未見之象）不可以名求（不可以名義求）則所謂易者（否則易之為書）果何如哉（果何為而作）此學者所當知也（此皆為學者所當審察也）

禮序 此篇論禮者人倫風教之自始有禮則家國天下與之俱存無禮則家國天下與之俱亡其關係不重哉

禮經三百 禮經之有三百 威儀三千 威儀之有三千三百三千言其經禮曲禮之多也 皆出於性 皆本於天性固存之理 非僞貌飾情也 非僞為之貌而文飾其情也

鄙夫野人 鄙俗之夫村野之人 卒然加敬 忽然致敬於彼 逡巡遜卻而不敢受 雍容謙退而不敢受禮 三尺童子 三尺言其小也三尺之童 拱而趨市 拱手而行於市 暴夫悍卒 强暴之人悍戾之卒 莫敢狎焉 無敢近之也 彼非素有於教 若此之人皆非素閑習於禮教 與邀譽於人而然也 及求名聲於人也 蓋

具所有於性皆具所得於天性者有此禮物感而出者如此此觸物感動發見如是故天尊地卑故天道尊地道卑尊卑之位一定禮固立矣禮固藉此有立類聚羣分以類聚以羣分大小之分各正禮固行矣禮固由此而行人者位乎天地之間人生而處天地之中立乎萬物之上超乎庶物之上天地與吾同體天地雖大吾體與之同體萬物與吾同氣萬物雖異吾與之同氣尊卑分類尊卑之別分類之殊不設而彰不待設施而以彰明聖人循此聖人由之制為冠昏喪祭朝聘射饗之禮制為冠禮昏禮喪禮祭禮朝禮聘禮射禮饗禮之八者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以行於人倫五者之間其形而

下者形於下則謂之器具於飲食器服之用見於一飲一食器物服飾之間此理也其形而上者形而上則謂之道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至於無聲可聞無臭可接之妙此理也衆人勉之凡人則勉而知之賢人行之賢者則力而行之聖人由之聖人則安而行之故所以行其身故行於其身與其家及其家與其國及其國與其天下以至於天下禮治則治以禮而治則家國天下無禮亂則亂此禮既亂則家國天下無不亂禮存則存禮存則家國天下與之俱存禮亡則亡禮亡則家國天下與之俱亡上自古始上自太古下逮五季下及五代之末質文不同治之尚質尚文雖若不同罔不由是無不由此禮也然而

轉語世有損益世代相承或損或益惟周為備惟有周室禮極其備是以夫子有曰所以夫子有云郁郁乎文哉郁郁言其文之盛也吾從周我惟從周之制逮夫弊也及其流弊之末忠義之薄忠義日薄情文之繁情文益繁林放有禮本之問故林放問禮之本於孔子而孔子欲先進之從孔子有從先進禮樂之言蓋亦厭周末之弊蓋所以矯正反弊也所以反其弊而歸諸正也然豈禮之過哉是豈禮之弊耶為禮者之過也亦為禮者之失於過也秦氏焚滅經典秦始皇燔書三代禮文大壞夏商周之禮文具於經者已磨滅無有漢興求書炎漢興購求秦之亡書禮記四十九篇禮經凡四十有九篇雜出諸儒

之手所傳所記雜出於諸儒之手不能悉得聖人之旨不能皆合聖人之遺意考其文義攷其文理意義時有牴牾時有不合牾音五然而轉語其文繁其文字之多其義博其義理之博學者觀之使為學者視之如適大通之衢如往四通五達之衢珠珍羅帛珠玉珍寶器用幣帛隨其所取惟吾所欲如游阿房之宮阿房秦宮名如游秦室阿房之宮千門萬戶千萬言其多也隨其所入惟吾所入博而約之自博而約亦可以弗畔亦可以弗違於此蓋其說也蓋其為言粗在應對進退之間其粗者在於應對進退之頃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其精者在於道德性命之妙始於童幼之習初則自童幼之所習

而終於聖人之歸而終則可以造於聖人之閫奧惟達於道者惟通達於此理者然後能知其言而後能達其辭能知其言能達其辭然後能得於禮而後能得於禮然則轉語禮之所以為禮禮之謂禮其則不遠矣其準則不外於是昔者顏子之所從事古昔顏子之從事於此禮不出乎視聽言動之間不外乎非禮勿視聽言動四者之內而鄉黨之記而論語鄉黨之所記孔子多在於動容周旋之際孔子類多謹於舉動容貌進退周旋之間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此為學者當困疑以致思致思以達也因思以致其通也

詩集傳序此篇論詩者人心感物而形諸言古者人心所感正發言亦正列國之詩

則興於是矣

文公先生

或有問於余曰或人問於我云詩何為而作也詩之作何為而然也余應之曰答云人生而靜人生之初本真凝寂天之性也乃天所賦之性也感於物而動外感於物不能無動性之欲也是為此性之欲夫既有欲矣既有所欲則不能無思則不能無所思既有思矣既有所思則不能無言則不能形諸言既有言矣既形諸言則言之所不能盡則有非言語之所能盡者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而形於咨嗟嘆息歌詠之餘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其聲音節奏自然而然乃天機之不容自已者此詩之所

以作也此詩之所以不能無也曰然則轉語其所以教者何也其所以為教者何如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詩之作乃原於人心之感物而動而形於言之餘也形之於發言之際心之所感有邪正人心之感於物有邪有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故言語之發有是有非惟聖人在上惟上有聖哲之君則其所感者無不正則其心之所感無不一出於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形之於言皆可以正風俗而為教其或感之之雜其或感於物不能出於正而流於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其發於言不能皆善則上之人則在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必思自反諸己而因有以勸懲之因有以勸其是懲其非是亦

所以為教也即此亦為教之道昔周盛時昔有周隆盛之時上自郊廟

朝廷上自郊神廟饗朝廷之間而下達於鄉黨閭巷下至於鄉里閭閻巷陌之人

其言粹然其言語純粹無不出於正者莫不出於正聖人固已協

之聲律聖人即此合於聲律之間而用之鄉人行諸鄉閭用之邦國施諸邦國

以化天下以風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至於侯國之詩則天子巡狩

則天子每歲巡行封守之時亦必陳而觀之亦必陳其聲詩而觀其國風以行其

黜陟之典以行其升降之法降自昭穆而後下至文昭武穆之後寖以陵

夷此典漸至廢失至於東遷及平王遷於東周而遂廢不講矣此詩遂廢棄而

不復講矣孔子生於其時夫子生於此時既不得位既無君師之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不可以行人君賞罰升陟之典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故特求此詩之篇帙而討論其文義去其重複刪去重複之言正其紛亂翦截煩亂之語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名為善而不足為法於後世惡之不足為戒者言其惡不足以示戒於方來則亦刊而去之則皆刪去以從簡約務從其簡示久遠以傳之遠使夫學者俾為學之人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即此可以考究其得失善者師之有善則從而師法之而惡者改焉其不善者從而改之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雖不得時以行其政而其

教可及於萬世（而其為教可及於萬世）自是則詩之所以為教也（此詩之為教者也）曰然則（轉語）國風雅頌之體（列國之詩大小二雅殷周二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其不同如此何耶）曰吾聞之（我聞此）凡詩之所謂風者（凡詩之所言國風云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大率出於閭里歌詠之所播）所謂男女相與詠歌（曰男曰女皆有詠歌）各言其情者也（各各叙其情意如此）惟周南召南（惟周公召公所主南方之國）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親沐文王之化以成其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情性之正（發於性見乎情人人各得其正）故其發於言者（故凡形諸言）樂而不過於淫（雖樂而不流於淫）

哀而不極於傷雖哀而不至於傷是以二篇是以周南召南二詩獨為風詩之正經獨為國風諸詩之正經自邶而下自邶國變風而降邶音背則其國之治亂不同諸侯之國其或治或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人之或賢或否亦不一其所感而發者其有所感發於言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有邪者正者是者非者之不齊一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求其如先王之正風於此焉變矣自此而變若夫雅頌之篇若夫二雅二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無非成王之時朝廷郊廟樂歌之詞朝會郊祀廟享樂歌之語其語和而莊其言辭若和平而實莊肅其義寬而密其義若寬易而實詳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

徒 其作為此詩皆聖人之徒 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 可為法於萬世而不容變易也 至於雅之變者 至於二雅之變 亦皆一時賢人君子 亦無非一時稱為賢人稱為君子者 閔時病俗之所為 傷時世之亂憂風俗之弊而為此也 而聖人取之 而夫子取之 其忠厚惻怛之心 其拳拳忠愛之心 陳善閑邪之意 與閑陳其善閑塞其邪之意 猶非後世能言之士 亦非後来能言之士 所能及之 可以及此 此詩之為經 此詩之一經 所以人事浹於下 下而人事無不該貫 天道備於上 上而天道無不全備 而無一理之不具 初無一理之未盡 曰然則 轉語 其學之也當奈何 學此詩者當何先 曰

本之二南以求其端本之周南召南以啓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參攷列國之詩以窮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正之於二雅以廣其規模和之於頌以要其止和之於雅頌以求其所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此乃學詩者之大旨要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於此分其章句以為之綱訓詁以紀之訓釋以明其義諷詠以昌之歌頌以颺諸言涵濡以體之涵泳以體於心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察於情性之微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審於言行之發則修身及家則修此身以至于家平均天下之道平治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不必求之於他求之此足矣問者唯唯而退發問者唯諾而

退

余時方輯詩傳（我方采輯詩集）因悉次是語（因盡次序其語）以冠其篇云（以寘之篇首）

性理羣書句解卷五

性理羣書句解卷六

宋熊節撰

熊剛大註

序

論孟集義序此篇專言論語之書無非示人以操存涵養之要孟子之書無非訓人以體驗充擴之端

文公先生

論孟之書論語孟子二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乃學者探討是道之要領

古今為之說者自古及今為之訓解葢已百有餘家不止百家然自秦漢以來由秦而漢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以儒名者皆不足與語是道之傳授與音預其溺於卑近者陷溺於卑汙淺近之人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所知論孟紀載之言不得論孟紀載之意其鶩於高遠者馳逐虛高曠遠之人則又支離踳駁又失之離散駁雜踳舂上聲或乃并其言而失之或并論孟之言有所不知學者益以病焉學者愈以此為病宋興百年迨我宋興已及百年河洛之間河南伊洛之中有二程先生者出有明道伊川二程先生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濂溪續孔孟不傳之緒二程能繼濂溪是道之傳其於

孔子孟氏之心其於孔孟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世之相去雖異心之同若合符節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故其推闡論孟之言言雖近而索之無窮言雖切近探索無盡指雖遠而操之有要指雖曠遠操亦有要使夫讀者俾誦讀是書者非徒可以得其言不徒然可知其言之近而又可得其意而又可窮其指之遠非徒可以得其意不徒然可窮其指之遠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又可因此而窮聖賢之所以由此而進於道者亦得之矣其所以興起斯文其興起是道開悟後學開明後進為學之方可謂至矣其言至矣極矣間嘗蒐輯條流間或蒐求采輯講論是書之條派以附

於本章之次以附入逐章之下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又復取學於二程而說同於二程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與夫有得二程之說者若橫渠張公姓張名載字子厚橫渠其號也若范氏姓范名祖禹字淳夫二呂氏希哲字原明大臨字與叔謝氏良佐字顯道游氏酢字定夫楊氏時字中立侯氏仲良字師聖尹氏焞字彥明凡九家之說凡其門人九家之言以附益之以此附入增而多焉名曰論孟精義名為論孟精義取其義理最精以備觀省以擬披閱而同志之士與我同志之人有欲從事於此者凡欲有事此書亦不隱焉亦罔所隱抑嘗論之抑嘗言此論論語之書論語一書無所不包無不包貫而其

所以示人者（而所以貽示乎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無非操存此念涵養其心之要道）七篇之指（孟子七篇之指意）無所不究（無不究極）而其所以示人者（而所以貽示乎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率皆體驗於心充廣善端之道）

（擴音廓）夫聖賢之分（夫孔子之聖孟子之賢其為分量）其不同固如此（其不同等蓋若是）然而（轉語辭）體用一源也（體為用之藏用乃體之著同出一源）顯微無間也（顯乃微之達微乃顯之自本無間斷間去聲）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苟非二程先生問學之極）其孰能知之（誰能知此）嗚呼（嗟哉）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此其所以出乎百代學絕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

傳也歟而得孔孟千年不傳之統而繼其傳也若張公之於先生如横渠之於二程論其所至言其學力之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吾意其如伯夷伊尹之於孔子其淺深雖有異均有得聖之名而一時及門之士一時及二程之門者考其言行論其言語德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為孔氏之顔曾則又未敢決其誰可為孔子之弟子顔回曾參今録其言今采録其言語非敢以為無少異於先生不敢言不能不小異於二程而悉合乎聖賢之意而盡合乎孔孟之遺意亦曰大者既同亦推言大者既能同則其淺深疎密則淺之與深疎之與密毫釐之間小而一毫一釐之中正學者所宜盡心耳正為

學之士當盡心推究至於近歲以來至於通年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學於二程之徒弟者又或出其書焉又或出示此書則意其源遠竊料其源派既遠未分醇醨異味而不敢載矣不分醇醲醨薄之異其味不復敢紀錄或曰或人言然則轉語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凡講說之行於一世不復紀於是者皆無取已乎盡無所取而止乎曰不然也言不如此漢魏諸儒由漢至魏以儒名者正音讀正字音及句讀讀音豆通訓詁通訓繹語詁音戶考制度考文物之制度辨名物及辨名數與方物其功博矣其功大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為學者不能先涉歷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則又何以

用功於是而近世一二名家近世一二大儒以學名其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及學於二程之徒弟者其考證推說其考驗證據推究師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亦間有補於是書之文理意義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為學者有得於是書而後覽其說則亦何適而無得哉又何往而無所得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但所以探求孔孟之意則在此而不在彼爾則在乎是不在乎考證推說也若夫外自託於程氏如外則自附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而竊其相近相似之語以文其異端之說以此文飾其異端之言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則不可使為學者之

入於心然以其荒幻浮誇但以其荒惑幻妄浮虛夸誕足以欺世也可以欺謾世人而流俗頹已歸鄉之矣而風俗浮靡略歸心鄉從之矣鄉音向其為害豈淺淺哉其流害豈不大耶顧其語言氣象之間看其言語氣象之中則實有不難辨者蓋有不難知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為學者能用功於是書至於有得則於其言則於異端之論雖欲讀之雖是欲誦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自有所不及矣然則轉語是書之作此論孟精義之作其率爾之誚其強率之譏雖不敢辭固不容避至於明聖傳之統至明聖人相傳之統緒采衆說之長采衆人講論之長折流俗之謬折倒流俗

之謬說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竊謂妄謬之意其庶近得之矣）乾道壬辰

新安朱熹序

程氏遺書後序

（言程氏遺書雜出門弟之手散亂無統多失其真此集二十五篇並録其實者）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明道伊川遺書凡二十有五篇）二先生門人（乃二程門弟子）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記其親見親聞二先生師弟子相啓問之辭）始諸公各自為書（初門弟諸人各自為書以記其師之語）先生沒而其傳寖廣（迨二先生死而愈傳愈廣）然散出並行（但散亂而出並行於世）無所統壹

竟無有統而一之者傳者頗以己意私竊竄易傳之者又以一己之私意改而易之歷時既久開歷日久殆無全編竟無全書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熹文公名文公父諱松官至吏部家有其舊所藏程子書數卷皆述當時記錄主名皆述一時記錄者之姓名語意相承言意相襲首尾通貫本末相貫蓋未更後人之手蓋未更歷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為精善故其為書義精而辭善後益以類訪求後愈以其類搜求凡二十五篇得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因以其得於所聞年月先後第為此書次第而為此書篇目皆因其舊篇章綱目悉仍其舊而又別為之錄如此又復別為之錄以見分別次

序之所以然者以見分別篇章前後次序之所以如此者然嘗竊聞之又嘗竊有聞於此伊川先生無恙時伊川先生當其無疾病時門人尹焞其門弟尹姓焞名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語錄得先生門人朱姓字光庭者所錄先生言語奉而質諸先生奉侍而質正於先生先生曰伊川云某在我尚在何必讀此書何須讀此若不得某之心如不得我之心所記者徒意耳所記者只是大意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尹焞自此不復敢讀夫以二先生夫以明道伊川二程先生唱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倡道學於孔子孟子既死道統無所傳繼之後可謂盛矣亦云盛矣而當時從遊之士一時從二

先生之遊者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又無非天下所稱英俊之才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其於二先生言論之美履行之善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又莫不得於親聞親見之頃而以手抄記其語宜其親切不差是宜體認親切於理不差可以行遠可以行諸遠而先生之戒而程先生之戒其門弟猶且丁寧若是尚且諄復如此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豈非以為學之人未知傳心之妙而滯於言語之間而泥於言辭之中或者失之毫釐或者失之雖特毫毛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而其謬妄不止丈尋殆有不可盡言又況後此且數十年況又後於此又是十數年區區掇拾於殘編斷簡

之餘（我乃收拾遺言於編殘簡斷之際）傳誦道說（傳誦其門人所載有道者之言）玉石不分（而不加訂正使玉與石有所分別）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謂即此可盡得二先生至精至微至嚴至密之意）其亦誤矣（其誤可知也已）雖然（轉語）先生之學（二程先生之為學）其大要亦可知已（大要所在亦有可知）讀是書者（讀此書之人）誠能主敬以立其本（苟能存主此敬以為之根本）窮理以進其知（窮究道理以廣其知識）使本立而知益明（使敬存而所知益精）知精而本益固（所知愈精其本愈立）則日用之間（見於日用常行之際）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自有以得二程夫子之心）而於疑信之傳（而於傳聞

疑信之間可坐判矣可以坐而辨別矣此外諸家外此又有數家所抄尚衆抄錄尚多率皆割裂補綴類皆分裂補葺非復本篇非是此書之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他日若識其所自傳處當復出之當重出焉以附今錄以附今日之所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否則又就其中去其文之重出者別為外書別作一集以為程氏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以俟後來之君子參攷之耳

戊午讜議序此篇專指秦檜和虜誤國之罪

君臣父子之大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倫理天之經在天為經常而不可廢地之義在地為分義而不可踰而所謂民彝也是即降衷秉彝之初所謂仁於父子

義於君臣是也故臣之於君臣之事君子之於父即子之事於父生則敬養之存則盡其敬以致其養沒則哀送之死則盡其哀以送其終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孝於親忠可移於君其理則一當曲致其誠無所不用其極無所不致其極而非虛加之也非是虛加其禮以為不如是以為不若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爾則不能盡我忠孝之心然則如此其有君父不幸君猶父也脫有不幸而罹於橫逆之故而遭悖逆不以理之事罹音離則夫為臣子者則夫身為臣子所以痛憤怨疾所以痛哭憤發怨恨疾惡而求為之必報其讐者求為君父必報讐敵者其志豈有窮哉其心安有窮已故記禮曰

禮記有言君父之讐君之讎不與共戴天誓不與之共戴乎天寢苫枕干臥草枕楯如居喪之時示不忘也苫音覘枕去聲不與共天下也不與之同處於天下而為之說者曰而言者乃謂復讐者可盡五世報君之讎當期五代則又以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吾之世未及報生於吾世後者其身雖不為臣子而苟未及五世之外苟未出五世之外則猶在必報之域也尚在必報之地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此不過衆百姓之事若夫有天下者如人君奄有天下之大承萬世無疆之統繼萬代無窮之統緒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則亦有萬代必報之讎非若庶民五世不如衆百姓止於五代自

高祖至玄孫高曾祖父已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親絶服無而止國家

靖康之禍國朝靖康年間之變二帝北狩而不還二君北出而不返臣子

之痛憤怨疾臣子痛哭憤發怨詈疾惡仇敵雖萬世而必報其讎者雖是

萬代必當報之蓋有在矣蓋有所在太上皇帝高宗受命中興受天命為中興

之主誓雪父兄之辱誓洗二帝之恥雖其間亦或為姦謀之所前

卻雖其中亦有為奸佞之謀怨沮而或進或退而聖志益堅而君志愈堅決至于紹

興之初至于紹興初年賢才並用賢人盡拔綱紀復張紀綱重振諸將之

兵諸將所訓之兵屢以捷告常以克敵聞恢復之勢恢復疆宇之勢蓋已十

八九成矣十分已有八九分成矣虜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虜人見其勢不可乃為和親之說以沮吾謀而宰相秦檜秦丞相歸自虜庭自虜還朝力主其事堅主和親之事當此之時於是之時人倫尚明君臣之倫猶明人心尚正人心之天猶在天下之人天下之衆無賢愚無賢者與愚者無貴賤無貴者與賤者交口合辭並口合言以為不可以為和議斷不可行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獨有士大夫頑愚魯鈍貪利無恥辱之人數輩起而和之數人起而主和親之說如孫近之徒清議不容清議不許詬罵唾斥罵詈斥辱詬音姤欲食其肉欲食附和議者之肉而寢處其皮而寢附和議者之皮

則其於檜可知矣則其於主和議之賊檜可知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梓宮君之喪長樂后宮以此二事藉口攘卻衆謀排斥衆人非和議之謀熒惑主聽變亂人主之聽然後所謂和議者於是和親之議翕然以定而不可破翕合一言牢不可破自是以來自此以來二十餘年又二十年國家忘仇敵之虜國家已忘仇虜之當報而懷宴安之樂而日享安平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賊檜因此恃在外之權以專其寵祿竊主柄以遂其奸謀盜竊人主之柄以成其奸邪之計而向者冒犯清議向來不顧清議希意迎合之人承順檜意迎其機而與之投合者無不夤緣無不旁緣驟至

通顯遂進顯官或乃踵檜用事或又躡檜之蹤行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倫天之經天之經常地之義地之分義所謂民彝者所謂斯民彝常之理不復聞於搢紳之間矣不復能存於士夫之中搢笏紳帶士大夫狃於積衰之後士夫安於國勢積弱之後狃音紐徒見當時國家無事徒然見邦國無虞而檜與其徒而賊檜與附檜者皆享成功無後之思皆謂功已成而不為遠慮顧以忘讎忍辱遂以忘仇虜忍恥辱為事理之當然以為事理所當如此主議者慕為檜主和議者望為賊檜遊談者慕其徒遊士夫閒聚議者望為賊檜之徒黨一雄唱之譬之禽獸一雄鳴之於先雄陽物也百雌

和之（羣雌和而起雌陰物也）癸未之議（癸未年間之論）發言盈庭（言者滿天子庭）其曰虜世讎不可和者（其謂虜人與國家世結讎隙不可與之和）尚書張公闈（張尚書謂四州不可割）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胡左史謂和好不可成僅有此二人）而已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外此亦有言不可與和者）而其所以為說（而其為言）不出乎利害之間（不能出乎和議利害之中）又其餘（又外此）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雖是平日衆稱為好士夫）慨然有六千里為讎人役之嘆者（慷慨發嘆欲直造虜庭六千里為邦家報讎）一旦進而立乎廟堂之上（一日顯擢朝廷之上此指周葵參政而言）顧乃惘然（而乃失志惘忙去聲）如醉

如幻猶昏醉夢幻幻音緩而忘其疇昔之言不復記前日之言語厥或告之其或有人言者則曰則云此處士之大言耳此閒處之士大言無當者也嗚呼歎語秦檜之罪賊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至於上達乎天萬死不足以贖者雖死萬過不足以贖正以其始則唱邪謀以誤國正以其初則唱爲不正之謀以誤二帝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中則通虜妄挾其勢以要人主之和要音邀使人倫不明俾君臣之倫理不明人心不正人心之正理泯滅而末流之弊而流弊之末遺君後親棄其君後其父至於如此之極也未有至是之極夫惟三綱不立惟其君臣父子夫婦之三綱不存是以衆志無所統繫

是以衆心無以會攝而上之人上而人主亦無所憑藉以為安亦何所恃而能安此身斯乃有識之士此乃有識之人所為長慮却顧為之深思退省而凜然以寒心者凜凜然於心者而說者猶曰而言者猶謂姑以衆論之從違且以衆說之從與違而卜事理之可否而占事理之可與不可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則今之士夫是和議者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蓋不減前時非和議者衆矣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又安能以向者之不可和而害今日之可哉而壞今日可和之說哉嗚呼歎語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是不知前日非和議者衆是前日君臣之倫明也而今日之不

明今日附和議者衆是今日君臣之倫不明也前日人心之正前日非和議者衆是前日人心之正也而今日之不正也今日附和議者衆是今日人心之不正也且若必以人之衆寡為勝負且又欲以人之多少較輸贏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則彼士夫是和議之衆又孰若六軍萬姓之為多耶又寧如六軍之衆萬姓之多今六軍萬姓之言今之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則以張尚書胡左史之言為是蓋君臣父子之大倫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倫理天之經天之經常地之義地之分義而所謂民彝者所謂斯民秉彝之理其於世也有明晦世道雖有明有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此理

在人無存無亡是以雖當頹壞廢弛之餘雖是三綱陵夷國事廢弛之日邪議四起邪說四方而起無復忌憚不復有所顧忌畏憚而亦不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然此理亦不為之戕賊晦蝕而無馮鑠音綽奈何不聽於此如何謀國者不此之從顧反決得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恥者之餘謀而乃問得失於頑愚遲鈍貪利無恥辱者之餘策此已墜之三綱此君臣已失之綱所以未能復振固不能復張已隳之萬事國家已廢之事所以未能復理又未能復治而上之人上而人主亦未能有所憑藉未能有所恃以成安彊之勢也以成治安強大之勢也今南北再懽今南朝與北地

再惟洽中外無事內外無虞迂愚左見迂疎愚昧之僻見所謂萬世必報之讐者所言萬世當報之仇虜固已無所復發於口矣固不復出於口竊伏田間跧伏田里不勝憤歎不勝發憤歎息因讀魏元履所叙次戊午讜議因誦魏國録叙次讜議為之慨然流涕為之慨惜墮淚蓋傷其禍殃蓋傷其罹禍自此始也自此而發懷不能已所懷無盡姑論其始終梗槩如此且言其首末節槩如是梗更上聲以發明元履所為叙次之意以發揮魏國録所以叙述之旨并以致草野孤臣畢義獻忠之誠又以致草野之臣盡義獻忠之實謀國者儻有取焉謀國人臣有取於是則猶足

以裨廟謨之萬一（尚可以補人主深算萬分之一）而非區區所敢望也（又非我所敢覬望也）

通書序（此篇叙濂溪傳道著書之由）

五峯胡先生

通書四十章（通書凡四十篇）周子之所述也（乃周氏子之所著作）周子名惇頤（周姓子者男子之通稱惇頤其名）字茂叔（茂叔其字）舂陵人（舂陵道州先生乃其郡之人也）推其道學所自（推究其傳道為學之所自）或曰（或人云）傳太極圖於穆脩也（穆姓脩名周子太極一圖得之穆脩）脩傳先天圖於种放（种姓放名先天一圖穆脩又傳授於种放）放傳於陳摶（陳姓摶名种放又傳授於陳摶）此殆其學

之一師也歟學法無窮此特周子得於人者一事之師非其至者也非其極至之妙

希夷先生即陳摶也有天下之願其始志在天下而卒與鳳歌荷蓧鳳歌即論語楚狂接輿歌鳳兮之歌荷蓧即子路遇丈人荷蓧之事蓧竹器二人皆古之隱者也借此喻陳摶終與歌鳳荷蓧之徒長往不來者伍求遯不出者並於聖人無可無不可之道其於聖人無所可無所不可之道亦似有未至者亦若有所未到處程明道先生程明道名顥字伯淳嘗謂門弟子曰嘗謂其徒曰昔受學於周子昔年從學於周濂溪令尋仲尼顏子所樂者何事使求孔子顏回平日所樂在何事而明道先生程先生自再見周子由再見周濂溪吟風弄月

以歸[見其胸襟灑落怡然自得吟詠光風飽挹霽月而歸]道學之士[學道之人]皆謂程顥氏[盡言程先生]續孟子不傳之學[繼孟軻氏不傳之絕學]則周子豈特為种穆之學而止者哉[則濂溪乃程先生之師又豈特傳种放穆脩二人之學而已]粤若稽古[嘗順考之古]孔子述三五之道[夫子繼三皇五帝之大道]立百王經世之法[植百代經國之定法]孟軻氏闢楊墨[孟子闢去楊氏無君墨氏無父之教]推明孔子之澤[推演夫子垂世之澤]以為萬世不斬[以此為萬斯世相傳不可斬絕者]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於是人推尊之以謂孟子闢楊墨之功不減於神禹治水之功]今周子啓程氏兄弟以不傳之妙[今濂溪開二程以太

極不傳之蘊一回萬古之光明回光明於萬古既蝕之餘如日麗天有如皎日之在天將為百世之利澤溥利澤為百世無窮之儒宗如水行地有如水行之在地中其功蓋在孔門之間矣濂溪之功蓋居於孔門之間人見其書之約也人觀通書四十章之簡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而不知是道之大無不寓此見其文之質也人見通書四十章文之古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而不知義理之精粹無不在此見其言之淡也人見通書四十章言語之淡而不知其味之長也而不知意味之深長無不具此顧愚何足以知之如我之愚昧何足以知此然服膺有年矣但佩服於胸次有年于茲試舉其一二語試舉書中之一

二言為同志者啓予之益乎為同有志於學者開我所得之益可乎患人以
發策決科慮世之人以對策決收科第榮身肥家捉取高官以榮其己以潤其屋希
世取寵為事也希望於權勢取寵祿以為第一事也則曰則云志伊尹之所
志伊姓尹名伊尹之心不在寵祿在於堯舜其君民患人以知識聞見為得而
自畫也恐人以知識之明聞見之卓以謂道止於此而自止不待價而自沽也如美
玉不待善價而沽賣則曰則云學顏回之所學顏姓回名學顏之學不以貧窶動其心而
不改其樂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人苟能真是卓立伊尹之所志修顏回之
學者脩顏子之所學然後知通書之言而後知通書四十章之語包括至大

包羅衆理實為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而孔門事業施之無盡故此一卷書故此一卷四十章書皆發端以示人者盡發其端俾以貽示後人宜度越諸子宜超邁其他諸子直與易書詩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其功用實與周易尚書毛詩春秋論語孟子六經之書同行於萬世而不泯是以叙而藏之用叙其篇首珍而藏焉遇天下之善士常待天下之稱為善士者又尚論前修又能考論前哲而欲讀其書者則傳焉而思得其書而讀者則以是傳之

無名公傳序此篇康節自序其樂天知命不為虛名所撓康節先生

夫無名者夫所謂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雖欲以名名之不可得也凡物有

形則可窺（大凡天下之物有一形必具一用）可窺斯可名（既具一用斯得一名）然則（如此）斯人無體乎（此人獨無形體乎有形體則亦可名矣）曰有體（云亦有形體）有體而無迹也（但雖有形體而無迹可指何名之為）斯人無用乎（此人其無所用乎）曰有用（云亦有所用）有用而無心者也（但雖有用而無心於用何名之為）夫有迹有心者（夫有迹可指有心可窺）斯可得而知也（人皆得而知之此即可名）無心無迹者（無心可窺無迹可指）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幽而鬼神亦不知之）不可得而名（既不可知則亦不可名）況於人乎（何況於人）故其詩曰（康節自言也故其詩云）思慮未發（此心之念慮未發即上文無心也）鬼神莫知

雖鬼神莫得而知不由乎我不在於己更由乎誰更屬何人於能造萬物者天地也造化萬物者天地天地有形可得而名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造化天地者是道之為也是道無形不得而名故統言之曰太極太極即至極之義也太極者太極之為太極其可得而名乎雖有至極之義而無形可見何自而名可得而知乎名且不可得而知故強名之曰太極不得已強名之謂太極太極者太極云者其無名之謂乎其殆不可名而名者雖謂之無名可也故嘗自為之贊曰康節言自為己之贊云借爾面貌借爾以面貌之形假爾形骸假爾以肢體之身弄丸餘暇丸指先天圓圖也循環一圖無非陰陽消長之數康節一身會陰陽消長之理故云玩弄是圖

雍容無事閒往閒来以心會陰陽之理而閒来往於是圖之中人告之以脩福或人語之以脩福之道對曰答曰未嘗為不善我不曾為不善之事何必脩人告之以禳灾或人語之以禳謝之道對曰答云未嘗妄祭未嘗非鬼而祭何必禳故其詩曰故我又有詩云禍如許免人須諂人之禍可以覬免則皆諂媚於神爾福若待求天可量福若可得而求則天道亦可量度又曰又有詩云中孚起信寧須禱中孚易卦名也中心誠信自足以感孚何事乎禱無妄生災未易禳無妄亦易卦名也無自妄動天生災禍則未易禳性喜飲酒自言其性最好嗜酒嘗命之曰太和湯自名之謂太和湯以能使人滿懷春也所飲不多飲之亦不至多微醺而

罷微微之醉即止醺音熏不喜過醉不喜過飲則失之醉故其詩曰故又為詩云

性喜飲酒天性喜酒飲酒喜微酡飲酒之時只喜微醉酡音沱飲未微酡

飲酒未至於微醉口先吟哦口先吟哦詩篇吟哦不足遂浩歌吟詠之不足遂

至浩然長歌浩歌不足可奈何浩然長歌之不足其奈此情何所寢之室睡卧

之房謂之安樂窩窩藏也以其宿藏於安樂之地窩音渦不求過美不求過於華飾

惟求冬燠夏涼惟欲於冬則燠於夏則涼遇有睡思則就枕遇睡興來則就

枕而睡故其詩曰故自為詩云牆高于肩築牆其高過于肩室大于斗

一室之大差勝于斗布被煖餘以布為被煖體之餘藜羹飽後以藜為羹一飽之後氣

吐胸中吐出胸中之氣充塞宇宙浩然充滿天地間其與人交其與人交接雖賤必洽雖至賤之人亦與之懽洽終身無甘旨終一身無美味之奉未嘗作皺眉事然亦未嘗浪皺雙眉故人皆得其歡心故人人皆歡愛之心有見貴人見貴而有祿位者未嘗興奉未嘗起敬奉之心見不善人見不有善行之人未嘗急去未嘗便趨而避之見善人見有善行之人未之知也已未知之未嘗急合未嘗急與之合故其詩曰又為詩云風月情懷情懷軒豁猶風月然浩無邊岸江湖性氣性氣超逸如江湖然不可涯涘色斯其舉人不知已見其色則舉而遠之翔而後至人之即已則回飛審視而後集無賤無貧無賤者無貧者無富無貴

無富者無貴者無將無迎不將順不逢迎無拘無忌不拘執不忌克聞人之謗未嘗怒聞他人之毀我未嘗加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他人之譽已未嘗加喜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他人之惡處未嘗和其言聞人言人之善聞人言他人之有善則就而和之則從而和其言又從而喜之又從而樂談之故其詩曰故為詩云樂見善人喜見為善之人樂聞善事喜聽為善之事樂道善言喜言為善之言樂行善意喜行為善之意聞人之惡聞他人之有惡如負芒刺如背負芒刃刺棘聞人之善聞他人之有善如佩蘭蕙如佩帶蘭蕙之二香

草家貧未嘗饋于人家素貧未嘗有饋獻于人人饋之或他人有饋于已雖

寡必受雖是不多亦必受之故其詩曰故為詩云窘未嘗憂雖窘乏未嘗致憂窘音謹飲不至醉雖飲酒不使至醉收天下春收天下春和之氣歸之肝肺盡歸吾肝肺之中朝廷授之官朝廷與之以官亦不强免不强求免亦不强起不强求起晚有二子晚年方有二子教之以仁義訓之以仁義之道授之以六經傳之以六經之學舉世尚虛談舉一世之間皆尚清議未嘗掛一言而吾獨無一清虛之語舉世尚奇事舉一世之間皆尚怪事未嘗立異行而吾獨無非僻之行故其詩曰故為詩云不佞禪伯不為美言以稱禪師不諛方士不為美言以頌方術之士不出户庭雖身常不出於户庭之間直游天地而此心直

游於天地之外家素業儒家素來以儒為業口未嘗不道儒言口未嘗不稱道儒者之言身未嘗不行儒者之行身未嘗不行儒者之行故其詩曰故為詩云心無妄思此心無妄所思足無妄走此足無輕所動人無妄交於人不妄其交物無妄受於物不妄其受炎炎論之以一世炎炎之勢而論甘處其陋而我獨甘處於卑陋似若可愧綽綽言之以胸襟義理綽綽然有餘裕言之無出其右無人出於我之右羲軒之書伏羲黃帝之書軒轅氏黃帝也未嘗去手未嘗停披於手堯舜之談堯舜相授危微精一之語未嘗虛口未嘗絕吟於口當中和天當天氣中和之時同樂易友同樂道平易之友吟自在詩詩吟自在無所作為飲歡

喜酒（酒飲歡喜陶陶自樂）百年升平（自歷四朝不見兵革百年之內晏然太平）不為不偶（不為不遇其時）七十康彊（將及七十而筋力康壯）不為不壽（不為不得其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此皆無名公之行如此）故自號曰無名公（故以自號）

習鄉飲酒儀序（此篇論鄉飲酒之禮教民相親相睦之道）勉齋黃先生

請賓介（介賓之輔也主人請賓及其介）陳器饌（陳其器皿食饌）獻賓介（主人酌酒以獻賓及其介）獻僎（僎主之輔也又酌酒獻其僎僎音遵）旅酬燕（旅序也以次序相酬酢而燕）六者禮之大節也（此為禮之大節目者有六）登降辭受（一升一降一辭一受）禮之文也（此為禮之節文也）鼎俎籩豆（四者皆所以盛肉果等物）禮之器也（乃燕禮所

取以為器也脯醢脊膂脯腊也醢肉醬也脊膂肉之有骨者禮之用也乃燕禮所資以為用也此觀禮者所共知也觀此禮者見而知也其數易知其節自為易知其義難知也其義則深而難知鄉飲鄉飲酒之禮教親睦也教人相親而和睦鄉閭親睦鄉里之人相親而和睦陵犯爭訟之風息矣則爭陵卑下犯上爭競之習自然消弭夫禮主於敬禮以敬為本敬勝則乖過於敬則乖異乖則離乖異則離而不合聖人制禮古先聖人制為典禮必濟之以和以和而濟其敬之太過和勝則瀆過於和則必至褻瀆瀆則慢褻瀆則慢而不恭聖人制禮古先聖人制為典禮必濟之以敬以敬而濟其和之太過始之以禮教敬

也（首示之以禮典是教民以此敬也）終之以樂教和也（終示之以樂歌是教民以此和也）拜至（賓至而主拜之）拜洗（主洗爵而賓拜之）拜既（飲盡而賓又拜之）敬之至也（此為至敬之極）請安（請安燕）請坐（請升坐）爵樂無算（修爵與舉樂無算數）和之至也（此為和樂之極）敬而和（教敬而和樂）禮之大義也（此為禮之大者）此所以親睦鄉閭（所以能使鄉閭相親而和睦）而息陵犯爭訟之風也（而相陵犯相爭訟之習由是止息）降洗降盥（降而浣器降而浣手盥管）潔也（取其潔也）辭盥辭洗（辭其浣器浣手之禮）遜也（致其謙也）父坐子立（父坐於上子則侍立於旁）孝也（此教人以孝之事）老者坐上（年高者坐於上）少者立於下（年少者則侍立於下）

弟也此教人以弟之事飲食必祭一飲一食必祭乎祖不忘本也不敢忘其先也酬賞不舉酬賞之禮唯賓主為備至於介僎則省不盡人之忠也不盡人勸酬之忠也序賓以賢次序於賓必推其賢貴德也重其有德者也序坐以齒次序其坐必尊其年貴長也重其長上者也序僎以爵次序於僎必尊其爵貴貴也重其貴者也工歌必獻下而樂工登歌之人亦酌酒而獻不忘功也不忘其勞也美及沃洗又降而滌濯之人亦酌酒以宴之不忘賤也不遺其賤者也歌關雎葛覃卷耳三詩皆頌后妃之德樂歌此詩齊家之義著矣則齊家之道於此昭著一飲一食飲食之頃一拜一坐拜坐之間一揖一降揖降之際無非教也莫非

禮教之通於義者（若因此而通曉其義）又非但可以親睦鄉閭而已也（不止使鄉閭之人相親相睦而已）天理得（禮者天理之節文通此禮即全此天理也）人心正（天理有諸身則人心自無不正）無所施而不可也（殆將無所施設而不可）聖人著為禮以教人（古先聖人著為禮典以教後世之人）凡為鄉人者（凡為鄉里之人）皆知此義焉（無不知此義）此成周之世（此周成王之時）所以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也（無人不有賢人君子之德也）禮廢樂墜（禮既廢缺樂又墜失）鄉人之羣飲者未嘗廢（鄉之羣聚而飲者則未嘗亡）豐飲食（厚其食饋）侈供帳（華其帳飾）悅聲伎（喜淫哇之聲事俳優之伎）恣讙嗷（縱其讙譁）教侈也（是教

之以奢侈也誨淫也是訓之以淫亂也慆慾也是慆驕其欲心也無非所以敗人心者也皆是敗壞人之心術此後世之士大夫此後世之為士大夫者曾古之服勤於畎畝之不若也曾不如古之農民服力田畝者雖不講明是禮遇親孝遇長弟而反不失於是禮也然則如此是禮也此鄉飲酒之禮雖不行於今之世雖未能即行於今之時學士大夫之存志於古者苟有為學之士大夫有志於古之禮其可不思所以講明而肄習之歟獨可不講明此禮而學習此禮耶

送許太博入幕序此篇論宇宙中間只一陰陽老少分而為四象天地之造

化人之情性無不由此也

天地之間天地中間一陰一陽靜陰動陽兩儀立焉是生兩儀陰陽有老少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四象生焉是生四象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上者乃陰陽之理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下者乃陰陽之用故謂之器語大言其廣大之體天下莫能載舉天下之大莫之能載語小言其精微之妙天下莫能破雖天下至微之物莫之能破皆不出是四者而已皆不外乎陰陽之理人之一身人之有此一身仁禮為陽仁配元禮配亨皆有發達之象故為陽義智為陰義配利智配貞皆有凝肅之象故為陰兩儀也是即兩儀也仁為木仁主春故為木

禮為火（禮主夏故為火）義為金（金主秋故為金）智為水（水主冬故為水）四象也是即四象也形而上者也（則皆形而上之理也）肝心為陽（心與肝屬陽）腎肺為陰（腎與肺屬陰）兩儀也（亦兩儀也）肝為木（肝屬於木）心為火（心屬於火）肺為金（肺屬於金）腎為水（腎屬於水）四象也（亦四象也）形而下者也（皆形於下之用也）耳目口鼻之分（一身耳目口鼻四者之分）少長老死之變（曰少曰長曰老曰死之變）喜怒哀樂之感（喜怒哀樂四者之相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四端發見之情）與夫五常百行（五常之理百行之總）未有出四者之外也（皆不能出四者之外）是語大（言其大）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

則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四時之運行鬼神之吉凶不能違也不能外乎此理語小言其小則一草一木則一草之細一木之微無不具也莫不畢備四者之妙此四者之妙其淵深廣大如此幽而深浩而博若此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無間者人之一身中天地並立而為三才無所間者於此器之中於此身之中具此道也全得此理格物致知窮物理之極極吾心之知以窮此道也所以窮究此道存誠居敬存此實理守之以敬守此道也所以固守此道無以窮之苟不能窮此道則罔然無所見則昧昧而無所覺無以守之苟不能守此道則茫然無所得則茫茫而無所有雖具人之形形雖人之形無以自別其

與草木禽獸不遠矣其與頑冥不靈之草木有生無知之禽獸不相遠矣世教不明世之教學不明學者知之而未必求學者雖知此而不能求此求而未必熟雖知求之亦未至於熟不至於熟苟其不熟猶無見無得也亦猶罔然無所見茫然無所得者也至於熟苟至於熟則動容周旋舉動容貌周旋之頃無適而非四者之用也無往而非此四者之妙用古之君子古之人所以自彊不息所以奮然自強無有止息亦將求以熟之也亦將以精熟乎此許君一日許姓也君稱之也其一日相與語康節先生之學相同講論堯夫數學有感於數之起於四者因論其數之起於四而有感予因極言之予於是乎極論

其以諗許君以告許君諗音審且以自警云因以此自警省焉

理

性理羣書句解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羣書句解卷七

宋 熊節 撰

熊剛大 註

記 記者記述其事也

養魚記 此篇想見伊川愛物之仁心不特於魚為然殆欲周徧天下 伊川先生

書齋之前 書院之前 有石盆池 以石為池其大如盆 家人買魚子食猫 家中人買小魚為養猫用食音似 見其喣沫也不忍 吾觀其吹氣吐沫不忍其死喣虛去

聲沫音末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遂取其可活者得百餘其中大者如指其內最壯者猶指頭細者如箸最小者如箸尾支頤而觀之者竟日以手托口間視之終日始舍之洋洋然初放於池則洋然自得舍音捨魚之得其所也此魚之樂得其地也終觀之戚戚焉靜觀於終戚焉不足吾之感於中也此吾之有感於心也吾讀古聖人書吾誦上古聖人之書觀古聖人之政歷觀上古聖人之治禁數罟不入洿池禁密網不入洿濁之池數音促魚尾不盈尺魚自首至尾不滿一尺不中殺不可殺中去聲者市不得鬻市井不許賣鬻音育人不得食人亦不許食此聖人之仁聖人愛物之仁養物而不傷也是生養萬

物而不傷其生物獲如是物得其生若此則吾人之樂其生反而觀我之自樂其生遂其性自適其性宜如何哉又當若何思是魚之於是時想魚之於此時寧有是困耶既得其生安有是困惟是魚但魚此孰不可見耶誰弗能見魚乎魚乎是魚是魚細鉤密網微小之鉤細密之網吾不得禁之於彼我不能禁彼漁捕之人炮燔咀嚼炮炙食啗炮音庖燔音煩吾得免爾於此我可以免汝生於此吾知江海之大我知長江滄海之大足使爾遂其性可俾爾魚自適其性思置汝於彼欲置爾於其中而未得其路未有其道徒能以斗斛之水徒將升斗桶斛之水生汝之命活爾性命生汝誠吾心俾汝咸生

是我之心汝得生已多爾之獲生不為不多萬類天地中萬物之衆在天地間吾心將奈何我之心又如何使之皆然魚乎魚乎是魚是魚感吾心之戚戚者感得我心之戚然不足豈止魚而已乎又何嘗此魚而已因作養魚記於是乎為養魚之記

獨樂園記此篇言已之樂非衆人之所謂樂故名其園以獨樂

司馬温公

迂叟迂者迂疎之謂叟者老人之稱温公自號也平日讀書平時所讀之書上師聖人上則師法於聖人下友羣賢下則尚友於衆賢窺仁義之原愛曰仁宜曰義

吾必究觀仁義之本原探禮樂之緒理曰禮和曰樂吾必探求禮樂之端緒自未始有形之前自渾沌未有形之先暨四達無窮之外及天下四達无有窮極之外事物之理一事一物各具一理舉集吾前紛至我前可者學之擇其善者吾必學焉未至於可苟未至於善何求於人何所求於人何待於外哉何所取於外哉惟求諸己而已矣志倦體疲其或心志之怠肢體之勞則投竿取魚則怡然自適以求真樂或垂竿而釣魚執衽采藥或提衣而拾藥衽音忍決渠灌花或疏溝泉而沃花操斧剖竹或執斧以剖竹濯熱盥水執熱而濯則盥以水盥音管臨高縱目登高而望則縱目而視逍遙相羊優游順適相羊與倘佯同惟意所適

惟吾意之所之明月時至皓月无時而不有清風自來清風竟日以長來行無所牽時行則行而无所拘攣止無所梶時止則止而无所繫梶梶女几反耳目肺腸凡曰耳曰目曰肺曰腸卷為已有皆收藏為吾己之用不為物欲之所使也卷上聲踽踽焉徒有威儀而无所施踽具禹反洋洋焉悠然自得不知天壤之間不知上天下地之中復有何樂外此更有何可樂之事可以代此也足以代此樂耶因合而名之曰獨樂因合是數樂之事而總名吾園曰獨樂獨之為言得非此樂乃己之所獨而非人之所同也耶

克齋記

此篇專言克去己欲之私以盡吾仁則仁之道春融於吾性中矣

文公先生

性情之德存諸中謂性發見於外謂情其德至善無所不備无不備具而一言足以盡其妙而一語足以該盡其妙曰仁而已亦惟有此仁也所以求仁者蓋亦多術但所以求仁之方亦多端而一言足以舉其要而一語足以挈其要領曰克己復禮而已亦惟克去己私復還天理也蓋仁也者蓋仁之為道天地所以生物之心其為理生生不息在天地則為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心者也人物之生得天地之心以為心則為吾心之仁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惟其得天地之心以為吾之心是以未發之前故天

理未發見之先渾然成性四德具焉四者之德咸具其中曰仁義禮智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知曰智而仁無不統仁包四德无所不統已發之際故天理已發見之時為情之善四端著焉四者之端發見於外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惻隱為仁發見之端羞惡為義發見之端辭遜為禮發見之端是非為智發見之端而惻隱之心而惻隱貫乎四端无所不通此仁之體用仁其體也惻隱其用所以涵育渾全仁包四德惻隱亦包四端包涵全備周流貫徹流行通貫專一心之妙專一心之妙理而為衆善之長也而為萬善之宗然人有是身但人有是形則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則耳欲聲目欲色鼻之欲香臭口之欲味四肢之欲安佚而或不能無害

夫仁蕩於所欲則適為吾仁之害人既不仁人既不能全此仁則其所以滅天理而窮人欲者則其戕滅天理窮極人欲將益無所不至又將愈無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此所以君子之為學所以汲汲於求仁在於切於求仁而求仁之要而求仁之大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亦在夫去其害吾仁者蓋非禮而視視者目之所睹非禮不正人欲之害仁也是人欲之私為吾仁害吾非禮而聽聽者耳之所聞非禮不正人欲之害仁也是人欲之私為吾仁害吾仁非禮而言且動焉言者口之所稱動者手足之持履非禮不正人欲之害仁也是人欲之私為吾仁害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知其害吾

仁者皆是數者人欲之私於是乎有以拔其本塞其源譬之去木必拔其根譬之治水必塞其原克之克之而又克之克而又克至於无人欲之累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以至一日此心瞭然人欲淨盡天理著明則其胸中之所存者則凡吾性內之所全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豈非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純粹至善而藹然其若陽春之溫哉溫溫乎其如陽春之育物耶默而會之方寂然不動而會此理於心固無一理之不具其體該萬善而何一理之不全而無一物之不該也何一物之不備感而通焉及感而遂通而達此理於事則無事之不得於理其用散百為而何一事之不當於理而無物之

不被其愛矣何一物之不愛嗚呼嘆語此仁之為德此仁之德所以一言而可以盡性情之妙是以一語足以該性情之理而其所以求之之要但其求之之方則夫子所以告顔淵者知夫子告顔子四非之目亦可謂一言而舉也與可謂一語足以舉其要矣然自聖賢既遠但自去聖賢之世既遠此學不傳此學寥寥而不傳及程氏兩先生出及明道伊川二程先生出而後學者始得復聞其說而後之為學者得聞求仁之說方顧有志焉者或寡矣而有志於是者亦少若吾友會稽石君子重如我之友會稽郡石姓字子重者則聞其說而有志焉者也嘗與聞是語且復有志於此故

嘗以克名齋嘗自以克之一字名其齋而屬予記之而求我為之記予惟克復之云吾思克復之言雖若各為一事雖若判然為二其實天理人欲實則理之與欲相為消長一消則一長故克已者故克去已私乃所以復禮而天理於此即復而非克已之外非曰克去已私之外別有復禮之功也而他求復還天理之工夫今子重擇於斯言今石子重審擇斯言而獨以克名其室而以克之一字名其室則其於所以求仁之要則其於求仁之方又可謂知其要者矣亦是知其要領者是尚奚以予言為哉又何待更求我之言為記耶自今以往自今而後必將因夫所知之要而盡

其力 必當因爾所知之要力求以致其内 至於造次顛沛之頃而無或怠焉 雖至須刻顛倒之時亦不怠於用力 則夫所謂仁者 則仁之在己 其必盎然有所不能自已於心者矣 只見其生意盎然於心胷間其機不容遏也 又奚以予言為哉 到此何假乎吾言哉 顧其所以見屬之勤 觀其屬吾為記之勤 有不可以終無言者 又不容終無一語以發其要 因備論其本末 因詳述其首末 而書以遺之 書寫以與之遺去聲 幸其朝夕見諸屋壁之間 幸冀其揭諸齋壁之中朝瞻夕覽 而不忘其所有事焉者 而無所忘於此 則亦庶乎求仁之一助云爾 庶幾亦可以為子重求仁之助也

復齋記還復之義乃是此心不放蕩於人欲則本心之善即存非曰録夫已棄之善而屬之而後謂復

昔者聖人作易古先聖人作為易經以擬陰陽之變蓋以參二氣之變易於陽之消於上而息於下也於六陽消盡於上一陰復生於下其卦曰復其卦名之曰復復復之為復反也反之義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言陽既去而復回也夫大德敦化天地之德厚化大而川流不窮如水之流無窮豈假夫既消之氣何待假夫陽氣之既消以為方息之資以為陽氣方生之本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只因其陰絕於彼則陽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

來之象爾不過因此以明陰陽往來之象其惟人亦然其在於人亦如此太和保合天之生人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善端無窮萬善充足无有窮盡所謂復者在人之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非是言追求放出之心而使之復還錄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收其已失之善使之復聯屬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亦惟不放肆此心以馳騖於外則本心全體則此心本然渾全之體即此而存清明常在固然之善固有之理自有所不能已耳其昭著自不嗚呼嘆語可過矣聖人於復之卦聖人推復卦之義所以贊其可見天地之心以見天地之心贊之而又以為德之本者又言其為德之根本

者蓋有天地之復有在人之復天地之復陰極陽生萬物於此萌動故為天地之心在人之復惡極善根善端於此流動故為德之本其不以此歟其意不謂是歟

袁州州學三先生祠堂記此篇推原斯道濂溪發其蘊明道伊川得其傳所宜並祠之由

宜春太守袁州守臣廣漢張侯廣漢郡張杓既新其郡之學既新建袁郡之學舍因立濂溪河南三先生之祠遂立濂溪周子河南二程子之祠于講堂之序于講之兩廊書堂而以書來因遺書至屬熹記之屬我記其事蓋自鄒孟氏沒自鄒國孟軻氏死而聖人之道不傳而往聖之道不傳於

世世俗所謂儒者之學世之所言吾儒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辭之習內所習者拘於篇章句讀文藻詞華之學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外所好者夾以老氏釋氏之語其所以修已治人者所謂修身以治百姓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為之鑿皆出於私智之淺陋人為之鑿淺陋乖離淺近卑陋乖踈支離莫適正統莫知是道正統之所在使其君之德俾上而人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不能比迹夏殷周之隆民之俗下而斯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不能接踵夏殷周之盛若此者如是者蓋有千有餘年於今矣殆將千餘載以至今濂溪周公先生濂溪周子奮乎百世之下起於百代

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奥首能探索往聖昔賢之奥學疏觀造化之原疏通洞達天地造化之根原而獨心得之而獨會之於心立象著書圖象太極作為通書闡發幽秘發幽啟秘詞義雖約言語雖簡而天人性命之微而天所賦為命人所受為性之妙脩己治人之要脩身治民之方莫不畢舉无不盡備河南兩程先生明道伊川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既親見濂溪而得其所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而濂溪之學得二程闡明遂行於天下士之講於其說者士子之講其學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方得脫去世俗弊陋之學異端之惑與夫老佛之惑其所以修己治人之意所以修己治人之道亦往往

有能卓然世俗利害之私亦多有能自立不為世俗利害所眩惑而慨然有志堯舜其君民者慷慨立志欲使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蓋三先生者是三賢者其有功於當世其有功於當時於是為不小矣蓋莫此為大也然論者既未嘗考於其學但議者不曾推究其學又拘於今昔顯晦之不同又泥是道晦於昔顯於今之異是以莫知其本末源流之若此故不復知濂溪植其本二程舉其末濂溪清其源二程疏其流相與如此而或輕議之或敢輕議及之其有略聞之者間有略聞其因則又舍近求遠又失之忽近取遠處下窺高居下望高而不知即事窮理不知於事上窮其理以求其切

於修己治人之實以求其切於修己之實學治人之實功嗚呼嘆語張侯所以作為此祠張守所以創立祠宇而屬其筆於熹者而屬我執筆記其事其意豈不有在於斯與其意豈不有在於我知三賢之相授受者乎與歟同抑嘗聞之吾嘗有聞紹興之初高宗紹興年間故侍講南陽胡文定公舊侍講胡公嘗欲有請于朝曾欲請之于朝加程氏以爵列加二程子列祀之爵使得從食於先聖先師之廟俾得從孔孟之食於廟庭從去聲其後熹之亡友繼以我之已逝之友建安魏君掞之建安郡也掞之名也為太學官以白衣召為國錄又以其事白宰相復以此事言之相君且請廢王荆公安

石父子勿祠（荆公封國安石其名子名雱又請廢其父子從祀）當時皆不果行（當時朝廷不行其言）識者恨之（有識之士以此為恨）至於近歲（以至邇年）天子乃特下詔（聖主特頒詔旨）罷臨川伯雱者（罷荆公子臨川伯爵名雱者雱音傍）略如掞之之言（則已略行魏國録言）然則（轉語）公卿議臣（公卿獻議之臣）有能條奏前二議者（荀能條具數奏如前廢荆公父子祠二說）悉施行之（盡施行焉）而且復推而上之（且又等而上之）以及於濂溪（推尊濂溪列之從祀）其亦無患於不從矣（又何慮上之人不從也）張侯名杓（張其姓杓其名）丞相魏忠獻公之子（父丞相忠獻魏國公子也）文學吏治（文學政事）皆有家法（綽有忠獻之家

法觀於此祠觀於創立此祠又可見其志之所存者足見其心之所存者在乎義理異時從容獻納他日從容殿陛獻納直言從平聲自發其端語及其事使三先生之祠徧天下俾周程三子祠宇徧滿天下而聖朝尊儒重道之意而朝廷尊顯儒宗崇重儒道之盛心垂於無窮流傳不已則其美績之可書則其扶植道學美功之可紀又不止於此祠而已也又不嘗立此祠而止故熹既為之論著其事故我既為之鋪敘行己之道而又附此說焉以俟而後著此言以待其異日奏請淳熙五年冬十月辛卯記

江州重建濂溪先生祠堂記此篇推原氣運真醇之會鍾為在人清明

（之質而濂溪乃出以續千載之道統）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吾道在天下未嘗一日泯沒）惟其託於人者（惟寄諸人者）或絕或續（或斷絕或聯續）故其行於世者（故道之行於世）有明有晦（續則明絕則晦）是皆天命之所為（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非人智力所能至於是也）夫天高地下（天之高遠地之卑下）而二氣五行（陰陽金木水火土之用）紛綸錯揉（紛紜錯擾）升降往來於其間（上騰下降往往來來於其中）其造化發育（大造即此化生萬物）品物散殊（品物賦受各殊其形）莫不各有固然之理（无不皆有本然所賦之理）而其最

大者而其尤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則有五常之理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與此五等之敘是其周流充塞此其周偏流行彌滿無所虧間更无虧欠間隔夫豈以古今治亂為存亡者哉又何嘗以古往今來之或治或亂而此理亦為之或有或無哉然氣之運也但是氣之運行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有真淳漓薄開合之不同人之稟也故人之稟受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得是氣之合而真醇則為清明之資稟遇是氣之判而漓薄則為昏濁之氣質是以道之所以托於人而行於世者此其道寄諸人以行諸世惟天所畀皆天與之乃得與焉乃可與此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斷非智巧果決

勇敢之私心所能臆度而强探也所能忖度其理探索其義也河圖出而八卦畫圖出於河八卦以畫洛書呈而九疇敘書呈於洛九疇以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子言是道之作興喪失文道也亦未嘗不推之於天亦未有不歸之天聖人於此聖人於是其不我欺也審矣不我誣明矣若濂溪先生者如周茂叔先生其天之所畀其上天所畀付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而膺是道之傳者乎不然如不然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何道統斷絕之久而周子聯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前日晦塞之甚今日推明之速也音急蓋自周衰自周室末孟軻氏沒孟子已死而此道之傳不屬而是

道之傳不相聯屬更秦及漢自秦迨漢歷晉隋唐更歷晉室及隋與唐以至於我有宋至于我宋聖祖受命太祖既受天命五星聚奎五星會聚于奎實開文明之運實開啓文明之休運然後氣之漓者醇而後氣之漓薄者醇厚判者合剖判者混合清明之稟至清明之氣得以全付乎人得以全與夫人而先生出焉而濂溪生不由師傳雖非師模傳授默契道體暗合是道之體建圖屬書建極圖著通書根極領要會本根之極挈衆領之要當時見而知之當時見其書知其道有程氏者有二程子遂擴大而推明之乃充廣而發明焉使夫天理之微俾天理之微妙人倫之著人文之昭著事物之衆

(萬事萬物之多)鬼神之幽(鬼神幽晦之迹)莫不洞然(无不曉然)畢貫于一(悉貫)(會于一理)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而二三聖賢之所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昭然復著於世)有志之士(有志於此者)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藉以探索其精微服行其實理而不失於正道)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如生於夏商周之前)嗚呼盛哉(嘆嗟而盛稱之)非天所畀(苟非上天以斯道付之)其孰能與於此(又誰能悟於是理)先生姓周氏(周其姓)名惇頤(惇頤其名)字茂叔(茂叔其字)世家舂陵(道州)而老於廬山之下(歸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取舊邦山川之名)以名其川曰濂溪(以表其川為濂溪)而築書

堂於其上創立書院於川之上今其遺址今遺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在江州去州治十里南方而其荒茀弗治而荒蕪不整頓則有年矣凡幾年矣淳熙丙申淳熙年間丙申歲今太守潘侯慈明守臣潘侯慈明其名與其通守吕侯勝己與通判吕侯名勝己者作堂其處重創書堂於其舊址揭以舊名扁以元名以奉先生之祀所以奉其祀以安而吕侯又以書來而吕侯以書遺我屬熹記之屬其為記熹愚不肖我庸愚無所肖似不足以及此不足以當是獨幸嘗竊有聞程氏之學者獨幸曾學二程之學因得伏讀先生之書因此得誦先生之書而想見其為人而想象先生之為人

比年以來近歲以來屏居無事退居別無他事常欲一泛九江每思泛舟入江入廬阜往廬山之下濯纓此水之上潔巾帶於江水之間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瞻仰高山懷思大行而病不得往患不能進誠不自意實不自料幸甚獲因文字幸得因此記文以託姓名於其間也以寄吾姓與吾名於其中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於是併推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諸人者得之上天之付與傳諸二程之伯仲以傳其事如此吾又因二程之紀載而傳先生之事傳去聲使後之君子俾後來學者有以觀考而作興焉觀先生之言考先生之行而作興其慕學之志是則庶幾乎兩侯之志爾是乃近乎

潘呂二侯之盛心也四年丁酉春二月丙子記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此篇言其實則原天命之性其用則見於日用之間其大則出於聖人之手同一理也

道之在天下吾道之大散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其實理則本於天所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實用則行於人倫五者之中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其書則出於聖人親手而筆之而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之籍著在六經論語孟子之書本末相須由本及末彼此相資人言相發由註而疏言語相發皆不可一日而廢焉者也並不

可無此蓋天理民彞天所賦之理即民所秉之常自然之物則物各有當然之則而亦皆自然之理也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在人曰大倫見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行己曰大法是為有義有親有序有別有信之道固不依文字而立者固不藉文字而存然古之聖人但古者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欲使是道昭布於世而垂之萬世傳之萬代則其精微曲折之際則於天理精微人事次序之際非託於文學非假言語亦不能以自傳也又弗能自傳於世故自伏羲以降自羲皇而下列聖繼作衆聖人相繼而出至於孔子及至夫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則傳世立訓之道粲然大備昭然無所不備天

下後世之人天下之人及後世人人自非生知之聖非是上聖生而知者則必由是以窮其理須必藉聖經以研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而後知有所極力行以終之而又篤行以終其事固未有飽食安坐未有飽其食安其坐無所猷為無所謀無所為而忽然知之而能卒然自知此理兀然得之者也安然而自得此理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昔傳說言於高宗學於古訓乃有獲學于古聖人之訓誨乃有所得而孔子之教人夫子之誨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亦言好古敏速以求好去聲是則君子所以為學致道之方則君子勉力於學推致其道之所在其亦可知也已其可得而知矣然自秦漢

以來自秦歷漢以降士之所求乎書者士之講求乎書類以記誦剽掠為功多以記誦其文剽切其緒餘為能剽飄去聲而不及乎窮理修身之要而不悟聖經教人窮究義理以修其身之要道其過之者過於高者則遂絕學捐書則又廢學棄書捐音員而相與馳騖乎荒虛浮誕之域相同馳逐於荒惚虛无浮誇妄誕之所騖音務蓋二者之蔽不同此二者之皆蔽雖若有異而於古人之意而於古聖人之心則胥失之矣則皆失之嗚呼嘆語道之所以不明不行是道之不明不復行其不以此與豈不由此之故耶婺源學宮婺源縣學之宮講堂之上講書堂上有重屋焉古者樓閣皆謂之重屋重平聲牓曰

藏書扁以藏書而未有以藏未有書籍可藏莆田林侯處興化林君名處者處音伏知縣事為是縣之長官始出其所寶大帝石經初出其所寶大帝石經之書今上神筆填之今皇上御筆以實之而又益廣市書又益增廣買書凡千四百餘卷凡一千四百有零卷列度其上以板為閣也列之於上度音椅俾肄業者得以講教而誦習焉使習學業之人可以講明訓誨誦讀傳習焉熹故邑人也我本舊邑之人而客於閩而客寓於閩中茲以事歸今以他事而歸而拜於學來拜故學則林侯已去林已秩滿而去而仕於朝矣而官於闕廷學者猶指其書以相語學者手指林侯之書相告感嘆久之懷感嘆息稍久

一旦遂相率而踵門一日學子相拉接踵于門謂熹盍記其事言我當為之記且曰且言比年以來近歲以來鄉人子弟鄉里人之為子弟者願學者衆願來學者甚多而病未知所以學也病於未知所以為學之要子誠未忘先人之國君尚未忘父母之國獨不能因是而一言以曉之哉獨不可因此出一言以喻曉之熹起對曰我作而答之曰必欲記賢大夫之績必欲記林侯儲書之助以詔後學以告後人垂方來傳之方來則有邑之先生君子在則是邑亦有先生於我而為賢德之君子熹無所辱命我何可辱是命顧父兄子弟之言又觀其乃父乃兄乃子乃弟之說又熹之所不忍違者又我

之所不忍違拒其敢不敬而諾諸安敢不敬以允其請乎竊記所聞如此因紀所聞者若是以告鄉人之願學者以語同邑願學之人使知讀書求道之不可已俾知誦書求道之心不可暫輟而盡心焉而盡其心以善其身以美其身齊其家以治其家而及於鄉近則及於鄉人達之天下廣則達乎天下傳之後世遠則垂之萬世且以信林侯之德於無窮也然則信林侯之德及後人無有窮極蓋是為記云於是為之記其事

衢州江山縣學記此篇言學宮一新學者當留意為己之學不可務為為人之學

建安熊君可量（建安郡熊君名可量）為衛之江山尉（為衛州江山縣之尉）始至（初到）以故事見於先聖先師之廟（以舊典謁於孔子先賢之廟）視其屋（仰觀學宮）皆壞陋弗支（悉弊壞不可支吾）而禮殿為尤甚（而夫子之宮愈甚）因問其學校之政（因問及學舍之政事）則廢墮不修（則廢失而不修舉）又已數十年矣（又是數十年於此）於是俛仰歎息（由是俯視仰觀而為之咨嗟歎息）退而以告其長湯君悅（退則以語其長官湯君名悅長上聲）請得任其事而一新焉（欲身其事而新之）湯君以為然（長官以其言為是）予錢五萬（與之錢五萬予與同）曰（言）以是經其始（即此以營其初）熊君則徧以

語于邑人之官學者尉又歷告邑中之貴而好學者久之乃得錢五十萬既久又得錢五十萬遂以今年正月癸丑始事以是年月正癸丑日始興役首作大成之殿初創夫子之宫踰月訖工越月而畢工棟宇崇麗梁棟屋宇高侈貌象顯嚴廟貌容之顯嚴象位序丹青神位廊序飾以丹青應圖合禮圖繪有所按制度合於禮熊君既以復于其長尉既以是告成于長合羣吏合衆官率諸生糾生員而釋菜焉始行菜祀之禮則又振其餘財以究厥事則又發其所餘之財以終其事列置門棘門環列棘扁以奎文扁以御書如奎之文星師生之舍師弟子之室亦葺其舊則葺理其舊屋於是熊君

自是尉官乃復揖諸生而進之（乃再引生員而進之學宮）使程其業（俾課其所業）居之以相次第（以分高下）官居廩食（居官食于廩庾）絃誦以時（春誦夏絃各以其時）邑人有識者（邑中有見識之人）皆嗟嘆之（皆為尉官嘆美）以為尉本以捕盜賊為官（尉者所以警捕盜賊者也）苟食焉而不曠其事（苟食于官不廢其治）則亦足矣（亦有餘矣）廟學興廢（夫子之宮或修或否）豈其課之所急哉（豈是其功課之所急者）而熊君乃能及是（而尉官乃克及此）是其知與材為如何耶（是其心知與其材品為何如人）熹時適以事過邑（我於是時偶以他事適縣）聞其言（聞其說）則以語熊君曰（即以告于尉曰）吾子之

為是役則善矣（子之與是役則嘉矣）而子之所以為教（而子之教乎人者）則吾所不得而聞也（則我尚未獲聞也）抑先聖之言有之（吾夫子嘗）曰古之學者為已（古之學務內故求盡吾已為去聲）今之學者為人（今之學務外故求知於人）二者之分（此為已為人之判）實人材風俗盛衰厚薄之所係（乃人品流俗機括之所係）而為教者（而為之立教者）不可以不審焉者也（豈可不察於此）顧子不足以議此（顧我不足以言此）子之邑（子之治邑）故有儒先（舊有先沒之儒）曰徐公誠叟者（謂徐誠叟名顯者）受業程氏之門人（受業河南程氏之門人）學與行高（學識之與操行之高行去聲）講道於

家推明是道於家塾弟子自遠而至者徒弟不遠而來常以百數常百餘人其及今未遠也及今尚未遠吾意大山長谷之中吾想深山大野之中隘巷窮閻之下僻巷敗屋之下隘音阨閻音炎必有獨得其傳斷有親受其傳而深藏不市者斂藏秘密不眩鬻於人者為我訪而問焉與我詢而求之則必有以審乎此必有能察乎此者察而知所以為教之方矣則知其為設教之道矣熊君曰尉言走則敬聞命矣僕已敬謹公之命走僕也然此意也但此等意思不可使是邑之人無傳焉不可令此縣之人無所傳願卒請文以識茲役而并刻之願終請記文以紀斯事并鋟刻之識音志熹不得

而辭也（我不敢辭）因悉記其事（因盡述其曲折）且書其說如此（又寫其言若是）俾刻焉（而使鐫之）既以勵熊君（既以勉尉）且以示其徒（又以示其學徒）又以告凡後之為師弟子而食于此者（且又告後之為師弟子食於此者）使知所以自擇云爾（俾之知此以自擇于此焉）淳熙三年七月丙辰新安朱熹記

江陵府曲江樓記（此篇寫張曲江既去相位登臨賦詠於此翛然有塵外之想）

廣漢張侯敬夫（廣漢郡張侯名栻字敬夫即南軒也）守荊州之明年（為荊州守）

踰年歲豐人和歲事豐熟人民和洽幕府無事府治僚幕並無他事顧常病其學門之外常惡州學門之外即阻高墉以高牆阻塞無以宣暢鬱湮不能疏通湮鬱之氣導迎清曠引挹爽塏乃直其南於是直向南方鑿門通道開其門門以通其路以臨白河前近白河而取旁近廢門舊額而即邊旁已廢門之舊額以扁其上且為樓觀以表其上又為樓屋以表飾門上觀去聲一日敬夫與客一旦張侯與賓客往而登焉同往而登斯樓則大江重湖大江跨前重湖在側重平聲縈紆渺瀰縈迴渺茫一目千里一望可盡千里而西陵諸山西陵衆峯西陵地名空濛晻靄微雨暗靄晻音奄又皆隱見出沒於雲

空煙水之外（或隱或見或出或沒於雲天烟水之外）敬夫於是顧而嘆曰（張侯視此有感嗟嘆而言）此亦曲江公所謂江陵郡城南樓者耶（此亦張九齡所言江陵郡城之南有樓者乎）昔公去相而守於此（昔九齡去相位而守此土　相去聲）其平居暇日（其平常閒暇之日）登臨賦詠（登樓臨江賦詩詠情）蓋皆翛然有出塵之想（自翩然有塵外之興）至其傷時感事（至於傷其時感其事）寤嘆隱憂（夢覺興嘆心切懷憂）則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於朝廷（此心無一日不在國家）而汲汲然惟恐其道之終不行也（切切然惟恐其道之不能終行也）於戲（嘆語於音烏戲音希）悲夫（哀也已）門書其扁曰（乃寫其扁額）

曲江之樓名其樓以曲江而以書來而遣書至囑予記之令我為之記予方守南康我方作守南康疾病侵陵為疾所苦求去不獲乞免不許讀敬夫之書閱張公書而知兹樓之勝乃知此樓之壯思得一與敬夫相從游於其上思欲與張侯相同登其上瞻眺江水眺望其地之江山覽觀勝制覽看此樓之勝制按楚漢以来成敗興亡之效窮楚漢以降一成一敗一興一亡之迹而考其所以然者而推其所以成敗興亡之由然後舉酒相屬而後把酒相與以詠張公之詩以歌詠張曲江之詩而想見其人於千載之上想像其人音容於千載之上庶有以慰夙心者庶幾可以慰悵其素心

顧乃千里相望(而又相去各一千里)邈不可得(遠不能相及邈鳥入聲)則又未嘗不矯首西悲(則又未嘗不昂顧西望傷悲)而喟然發嘆也(太息而又興嘆也)抑嘗思之(蓋嘗思之)張公遠矣(張曲江遠矣)其一時之事(事之見於一時者)雖唐之治亂所以分者(雖是於唐室一治一亂之判)顧亦何預於後之人(初無預於後代之人)而讀其書者(而讀張曲江之書)未嘗不為之掩卷太息也(不能不為之掩其書而嘆息)是則是非邪正之實(是則是是非非或邪或正之迹)乃天理之固然(乃天理之本然)而人心之不可已者(人心之天不容已者)是以雖曠百世而相感(故雖百代之遠猶能感發)使

人憂悲愉佚俾人且憂傷且愉佚勃然於胸中心中勃然為之作興恍若親見其人恍兮如親目之恍恍而真聞其語者而親炙其誨也是豈有古今彼此之間何嘗有古與今彼與此之間隔而亦孰使之然哉又果誰使之如此

詩曰毛詩云天生烝民天生眾民有物有則有此形體便有此理民之秉彝斯民秉持上天所賦之常理好是懿德惟樂此至善之德好去聲登此樓者升是樓者於此亦可以反諸身而自得之矣於此能反鑒諸已知曲江之善可慕則自得者多矣予於此樓我於是樓既未得往寓目焉既未得一屬眼盛觀登無以寫其山川風景無以述其溪山風氣景象朝暮四時之變早晚及春

夏秋冬之變態如范公之書岳陽也猶范文正公之形狀岳陽樓也獨次第敬夫本語惟上下張侯所寄之言而附以予之所感者如此又附入予感懷之情若是後有君子俾後来英哲得以覽觀焉因文字而自淳熙得其大槩云

已亥十有一月已巳日南至新安朱熹記

濂溪先生畫像記此篇歷寫濂溪平生文學政事之善道學相傳之妙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先生其家世居道州營道縣名濂溪之上流姓周氏周其姓也名惇實惇實其名字茂叔茂叔其字後避英宗舊名後来避本朝英宗舊諱改惇頤遂改名惇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

公向奏以外祖鄭姓向名官為龍圖閣學士之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銓授簿闕縣有獄分寧縣有獄因久不決經久不斷先生至先生至官一訊立辨一訊問立可辨明衆口交稱之衆人之口交誦其政部使者薦以為南安軍司理參軍監司薦之朝辟為南安司理官移郴及桂陽令隨又移官於郴州及為桂陽縣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又用人之薦任為獄官大理丞知洪州南昌縣事又為洪州南昌邑宰簽書合州判官事又為合州簽判通判處州事又為處州通判改永州繼改永州通判權發遣郃州事又權知郃州熈寧初熈寧年號也其初年用趙清獻公趙姓清獻公其謚也呂正獻公薦呂氏正獻公其

謚也以此二人薦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遂除為廣南路漕使改提點刑

獄公事繼改除提刑未幾而病未及幾時先生以疾遂得南康軍以歸

遂得南康而歸趙公再尹成都趙清獻再為成都府尹復奏起先生用奏乞起

先生朝命及門朝廷之命及先生門而先生卒矣而先生已下世矣熙寧六

年時熙寧之六年六月七日也六月初七日年五十有七壽止五十七歲葬

江州德化縣清泉社葬于江州德化縣地名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先生

學問之多踐履之篤聞道甚蚤年事最少即聞大道遇事剛果遇事則剛而不屈果而有

斷有古人風綽有古之餘風者為政精密施之政事精確詳密務盡道理

各務合於其理嘗作太極圖曽著太極一圖易說周易說易通數十篇通書謂之易通凡四十篇在南安時為南安司理時年少不為守所知年事尚少而太守不知己洛人程公珦居洛之人程姓珦名即伊川父也攝通守事通守通判也權其官視其氣貌非常人視貌察色知非常人與語與之言知其為學知道也知其篤於為學知道者也因與為友因是與之為友且使二子且遣其二子程顥程頤往受學焉往其公廨就學及為郎及為郎官故事當舉代舊例當舉代者每一遷授每一任職授官輒以先生名聞即以先生之名聞之于朝在郴時官郴州時郡守李公初平太守李姓名初平者知其賢知先生之賢德與之

語而嘆曰與之言而嗟嘆云吾欲讀書何如我尚欲讀書如何先生曰
先生荅云公老無及矣公年已老為學無及其也請得為公言之請與之歷
言其所以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自是李初平日親先生之言二年果有
得及二年果有所益而程公二子程珦之二子即所謂河南二先生
者也即所言河南二程夫子也南安獄有囚南安軍獄有罪囚之人法不當死
其法不當抵死轉運使王逵時運使姓王名逵者欲深治之甚欲寘之以法吏無
敢與相可否者官吏無敢與逵議其法之可與不可先生獨力爭之先生獨爭
之力甚不聽守不從則置手板歸則棄其笏而歸取告身委之而去

取誥敕委棄而往曰云如此若是尚可仕乎猶可為官矣乎殺人以媚人殺一人命以求媚太守一人吾不為也我不為此遂亦感悟王遂因此有感而悟其過囚得不死罪囚因是得以免死在郴桂陽在郴州桂陽縣及皆有治績並著治功來南昌縣及至南昌作宰人迎喜曰人爭迎之喜形于言是能辨分寧之獄者得非能辨白分寧縣獄事者乎吾屬得所訴矣吾曹得所訴直之官矣於是更相教諭自是自相告諭莫違教命莫敢一違於其政教命令蓋不惟以抵罪為憂不特以罪為慮犯實以汙善政為恥也實是以汙辱其善政為恥在合州在合州判官時為事不經先生手公事不經先生之手吏不敢決

吏人不敢自決民不肯從州民亦不肯服從蜀之賢人君子蜀邦之稱為賢稱為
君子者皆喜稱之悉喜談樂道之而趙公時為使者趙清獻為監司時人
或譏先生人或以事謗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趙清獻責先生極嚴而先生
處之超然先生自度在己無過所處愈高邁然趙公疑終不釋但清獻公之疑
終是未解及守虔及趙公為虔州太守先生適佐州事先生又佐治其州趙公
熟視其所為趙公熟視先生之動作乃寤前日之疑頓然消釋執其手曰執先
生之手云幾失君矣幾乎失賢者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吾今日方知周茂叔
其人於邵州守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又修整學宮以教生徒及使嶺

表及為廣西運使提刑不憚出入之勤不畏出入之勞苦瘴毒之侵煙瘴毒氣之害侵雖荒崖絕島雖於崖島荒遠孤絕之所人跡所不至人之行跡所不到處亦必緩視徐按亦徐徐按轡細問民疾苦務以洗冤澤物為己任務在洗滌冤抑惠利及物為己之事設施措置設施仁政措置便宜未及盡其所為未能盡展胷中之謀為而病以歸矣而以疾病告歸自少信古好義自少年時篤信古學喜為義事以名節自砥礪以善名清節常自磨礪奉己甚約自奉於己甚薄俸祿盡以周宗族所得俸貲悉以賙卹宗族之貧者奉賓友以奉賓客朋友之来訪者家或無百錢之儲家至或無百金之蓄李初平卒李守初平已死子幼

其子尚幼小護其喪歸葬之先生與之愛護其喪以歸終其塟事又往來經紀於其家又於往来之間皆所以維持於其家始終不懈初終無有懈怠及分司而歸及為分司而歸妻子餐粥或不給先生愈貧妻子或為餐粥以食猶至不足餐音旃而亦曠然不以為意也而此心放曠不復以此為意襟懷飄灑胷懷飄逸灑落雅有高趣甚有清高之志尤樂佳山水尤喜所在奇山奇水遇適意處或逢可人意處或倘佯終日則遊揚盡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廬山地名深林之下有溪發源於蓮華峯下其源則發於蓮華峰之下潔清紺寒瑩而清深而寒紺甘去聲下合於湓江沿流而下合於湓江湓音盆先生濯纓而樂之先生

潔其冠之帶於是水之上以自潔因寓以濂溪之號因是而以濂溪自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而復築讀書之堂於是溪之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豫章郡名也黃姓太史官名庭堅其名也詩而序之曰為詩以序其事言曰茂叔人品甚高茂叔先生字也其人品級敻出衆人胷中灑落胷懷之間瀟洒脫落如光風霽月猶光風霽月之清淑澄皎知德者深於是德者亦深有取於其言云亦莫不有取於此言

淳熙六年六月乙巳後學朱熹謹記

龜山楊先生畫像記此篇推原王安石倡曲學以禍天下龜山首排其非其功與孟子闢楊墨同

南軒先生

宋興百有餘年（大宋之興百餘年間）四方無虞（天下治平無恐）風俗敦厚遺風流俗篤厚相尚民不識干戈（民生斯時不見兵革）有儒生出於江南（時有儒者生於江南之地指王安石也）高談詩書（以議論詩書自高）自擬伊傅（自比於伊尹傅說）而實竊佛老之似（其實則竊佛氏老子之近似）濟非鞅之術（濟之以韓非商鞅刑名之學）舉世風動（舉一世之人從之猶風之動百物）雖巨德故老（雖是世稱大德元老之人）有莫能燭其姦（皆不能察其姦邪）其說一行（自是言之一行）而天下始紛紛多事（而普天之下紛紛擾擾悉尊信之日益多事矣）反理之評（背理之言）詭道之論（枉道之說）日以益熾（日益以盛）邪慝相來（邪惡並作）

卒名裔夷之禍終啟金虜之患中國孜其所致稽其所以致此有自來矣其來亦有所自靖康初靖康欽宗年號當其初年龜山楊公楊姓時名龜山其號也任諫議大夫為諫官國子祭酒兼學官之長始推本論奏其學術之謬初原其失且奏於上言其學術之不正請追奪王爵請追回王封之爵罷去配享撤去配食廟廷之祀雖當時餘黨猶夥雖當其時小人之殘黨尚多公之說未得盡施楊公之言未得悉付施行然大統中興但高宗一統天下再造乾坤論議一正士夫議論一出於正到于今學者以至于今天下學士知荊舒禍本荊舒夷狄之國王安石歿始封荊公後封舒王以其變亂國家法度故以貶之皆知其為國家兆禍之原

而有不屑焉而不肯屑為其學則今之息邪說則楊公之止邪慝之言距詖行距絕不正之行詖音陂行去聲放淫辭放遠播亂之言辭以承孟氏者以上繼孟軻之學其功顧不大哉其功豈不大耶是宜列之學宫宜置之學舍之宫廡之從祀之列使韋布之士使佩韋布衣之士知所尊仰知尊其祀而仰其德而況公舊所臨又況是邦乃揚公舊政之地流風善俗之及流習之美遺俗之善皆德化所及祀事其可缺乎祀典可闕而不舉乎瀏陽邑名也實潭之屬邑乃潭州所屬之縣紹聖初紹聖年號也其初年公嘗辱為之宰揚公曾屈為是邑之宰歲饑發廩以賑民值年之荒盡發公廩以貸貧民而部使者以

催科不給罪公時安撫張舜民待公甚厚而胡師文惡公與張善劾公不善催科公之德及邑民也深矣公雖不能終是任而德之及於是邑之民則不淺矣後六十有六年自後又經六十六年建安章才邵建州章姓名才邵者來為政來為政於此邑慨然念風烈慷慨追念餘風遺烈咨故老咨問舊老葺公舊所葺治公舊政之所為飛鴻閣創為一閣扁以飛鴻繪像於其上繪畫楊公遺像於閣之上以示後學以此昭示後學之士以慰邑人之思以此慰安邑民思德之心去而不忘也雖公已去而未始忘也又六年閣成又凡六載貽書俾栻記之以書來囑我為之記栻生晚識陋我生之後見之卑何足以窺公之蘊安足以窺見楊公之

庶蘊惟公師事河南二程先生惟公從河南伊川明道二先生遊而以師禮事之得中庸鳶飛魚躍之傳於言意之表得中庸一卷之傳而領會於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一章之旨於言意之外踐履純固履行純實堅固卓然為一世儒宗卓然出乎衆人之上而為一世儒者之祖故見於行事故見之行事之間深切著明如此親切顯著若是敢表而出之吾因敢表暴其善而出之庶幾慕用之萬一云爾庶或可仰慕其萬分之一云爾

性理羣書句解卷七